

卷七十九八十  
雜記

蘇州府志

三十二正

漢書門				
九	〇	八	三	
二	四	三		
三	一	四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83		
冊數	32 ( 32 )		
函號	292 13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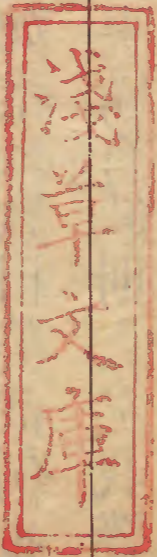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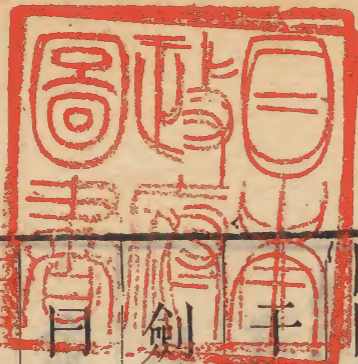


蘇州府志卷第七十九

雜記二

類異

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備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  
 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  
 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  
 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  
 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  
 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莫知其由莫邪曰子以善為  
 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



理也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經蕞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邪莫邪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龜文陰作繆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旣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鏗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

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

吳越春秋

闔閭旣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莫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吳越春秋

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

越絕書作胡

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

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

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

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

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

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

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

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

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

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

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

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

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邪之溪

深而莫測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

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

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

武伍胥白喜伐楚

吳越春秋

吳王闔閭伐石冶宮室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

詢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訪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赤雀銜之殆天授耶

抱朴子

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詔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焉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鑪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鑪殖吾宮牆流水湯湯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太宰詔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鑪蒸而不

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鑪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聖為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

蘇州府志 卷之十九  
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名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歎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王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名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名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走倥偬也

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鏗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銀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脩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句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寃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爲柱提我至深山後

世相屬為聲響於是吳王提之蒸邱

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

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

為聲響哉太宰嚭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吳王

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及從句踐之師伐

齊吳越春秋

吳王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

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

子胥曰如王言將失眾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

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

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

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

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越春秋

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死之

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

飄汝眼光燒汝骨魚鱉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

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吳越

春秋

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幸

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胥中愁憂目

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

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  
 不得火食走倥偬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  
 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  
 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  
 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  
 旁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  
 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  
 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  
 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卽有應吳王止秦  
 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

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反乎寡人世世得事聖也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

古今樂錄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  
 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使求昏王怒不與玉  
 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氣  
 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於墓側形見謂重曰  
 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  
 何玉左顧延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旣高飛羅將  
 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寃  
 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



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  
 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  
 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  
 子乎款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留三日三夜  
 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  
 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  
 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  
 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  
 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  
 來求玉大王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

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

為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錄異傳

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為郎至宣帝

初棄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

列仙傳 按文選謝靈運會吟行東方就旅逸句下李善引此為注此古書之可据者然事屬不經姑蘇志列朔於游寓非是今附見於此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白衣冠神峯瓌偉從者六七人遍擾居

民家人欲掩害即有風雨郡兵亦不能擒術士趙晃聞之泛

舟遽來登岸步至姑蘇臺即往謂郡守曰不欲見此妖乎乃

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十人應響晃怒擲

手中符如風少頃見此妖似有人持至者晃曰何敢幻惑如  
此倏有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  
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旁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  
處亦龍鼉之屬

三吳記稽神異苑

即宗字仲綏少仕為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  
風經窻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  
之以博士名宗恥以占卜進夜解印綬負笈遁去居華山  
下服胡麻元得道今在鹿跡山洞

真誥

孫堅世仕吳母懷妊母夢腸出繞吳闔門寤而懼以告鄰母鄰  
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已而堅生又云堅母孕時夢腸出繞腰

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闔門三匝天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云  
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此茅土王於翼軫之地鼎  
足於天下不出二百年語畢而覺及旦筮之卜人曰童女太

白之精也

王子年拾遺記

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斑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吳志昌門吳西郭門

其後孫權遂以黃龍元年建吳國

董奉字君異吳人先主時嘗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士彥謂董  
君有道術當能致雨乃往見奉論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爾  
因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雨不可以得得雨後如何士  
彥解其意因曰先生但令作雨當為架好屋於是士彥明日

躬將吏人百餘揀揲材爲之起屋屋成卽大雨高下皆足

三洞

羣仙錄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

是大赦改年

吳志

顧和吳人少孤有志操仕晉爲中丞遷尙書僕射永嘉元年尸

解太上迎補爲執蓋卽今在華陽洞中

真誥

吳人費季久客於楚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廬山

下各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數年矣憶與妻別時戲取其

金釵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此是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

已三年吾行時嘗取汝釵留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

之遂成服發喪後一年餘季來歸

搜神記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墉城仙錄云初漁父於洞庭之岸聞兒啼

聲四顧無人惟有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

天姿奇偉靈顏姝瑩殆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

集其家攜女而去將昇天謂漁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謫於

人間後以吳建興二年春復降於包山張碩家有侍婢二人

大名萱枝小名松枝贈碩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衆

女侍羽儀不出墉宫外飈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

俱嫌我與禍會乃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

畏風波避寒暑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磨自可除疾淫祀何

益藥為消磨既成昏授以舉形飛化之道香便絕跡不來年  
餘碩船行忽見香乘車於山際不勝驚喜徑往造香欲登其  
車其奴舉扞之遂退

盧熊府志按吳無建興紀  
年疑興字為衡字之訛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受元白之要顏容日少周  
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去

盧熊  
府志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所自發有  
小穿大如蟻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子雌  
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此名犀  
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礮宿昔  
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此二

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犬名  
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此類也

法苑珠林  
搜神記

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  
荻為大蛇圍繞周身犬便咋蛇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徬徨涕  
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徒伴怪隨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為不  
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愛惜同於親戚

吳郡  
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  
著服俄太后杜氏崩

苑木  
錄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  
眾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

蘇州府志  
卷之十九  
歷代神異  
感應錄

義興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晝在廳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卽大發弘知爲天之災故不罪火主  
晉書五行志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蓋仿此也  
續齊諧記

王敬伯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二小女披帷而入施錦席於東牀設銀鍤雜果命縮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徊殊久乃解裙中出黃帶長二尺許以挂箜篌彈弦作歌女脫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旣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妍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烟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分別女留錦四端臥具繡枕腕囊并珮各一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爪荅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

錦及臥具等檢括諸同行至敬伯船獲之敬伯具夜來事及從者女儀粧并所贈荅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巾箱內奩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

續齊諧記

謝邈之為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至平望亭夜風雨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方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止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

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不見向屋惟有兩冢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咽至冢號咷不復嫁

錄異記

許懋吳人素好黃老術一日遇一道人將一畫扇簇掛於壁有藥爐童子在上帝人呼之童子跪於爐前畫扇頻動爐火光炎少頃藥成道人曰黃白之術役天地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求之遂告懋曰五十年後當於茅山相尋遂不知所在

搜神記

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

蘇州府志 卷之九 雜記二  
裕遊吳郡虎邱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劍池  
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拜謂元曰吳王  
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珪邪少頃紫  
珪至便與元同行恍惚間及一門約去虎邱二三里雖見宮  
闕惟聞風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  
無忘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曉  
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柏下元乃北歸後仕魏累青州刺史  
稽神  
異苑  
宋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好持歸不殺  
養池中飼以米穀一年長丈餘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

言我來迎汝上我背與汝俱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  
之故吳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祠列仙  
傳

景平中吳郡太守顧琛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  
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  
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泊向處人云顧  
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  
驚怪琛竊知爲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  
爲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吳郡  
志

唐儀鳳中儒生柳毅吳縣人也應舉咸京不第至涇陽見一婦  
牧羊泣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而夫婦日以厭

薄聞君將還吳以尺書託寄洞庭之陰有大橘樹鄉人謂之社橘君解帶舉樹三發當有應者毅還家訪於洞庭取書進之龍君覽畢宮中皆慟哭有赤龍長萬餘尺飛去俄而涇水之囚人至矣明日宴毅於凝碧宮張廣樂樂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復舞千女子於其左中有一女進曰此貴主還宮樂龍君大悅明日毅歸贈遺珍寶怪不可述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曰予卽洞庭君女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好同歸洞庭不知所終

異聞集

唐大歷初處士李籟秋夕於震澤捨艫野步望中見烟火意爲漁家漸近卽朱門粉雉嘉木脩林畫舟倚白蓮中生異其境

徘徊未敢前俄有青衣出曰君非李處士乎願得少進籟隨步而入瑣窻洞戶中有女郎狹體瓌質衣如雲霓揖生曰延竚嘉德積有年矣今夕何夕邂逅相逢命青衣捧方丈酌酒珊瑚鍾以勸侍兒數輩執樂女郎倚曲歌玉波冷雙蓮之曲曰此傷吳宮二隊長之辭某非人也生於龍宮好楚詞君能受我一篇傳於世人乎乃以水晶簪扣盤而誦芷秀葍華之詞俄聞鐘聲隔水女郎曰此非清虛之士不得游持素綃送生生出門閉扉悄然生徐步清潯朝日已上廣陵胡人識其綃曰龍領小髯所緝也

樹萱錄

大歷十三年虎邱寺有鬼題詩隱於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感



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壠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  
 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  
 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游魂白日  
 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幽壠猶知念子孫何以遺悲怨  
 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尊莊生問枯骨王樂復  
 虛言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敕令致祭道昌  
 祭文曰嗚呼萬古邱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嫻詩筆何代  
 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莫夜臺悲呼白日不  
 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草垂楊黃鶯百轉猿聲斷腸  
 不題姓氏寧辨賢良嗚呼痛哉歎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

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政集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  
 賓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  
 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  
 一絕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  
 寺山之北有二墳甚高大荆榛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  
 葬至今猶存郡閣雅談  
 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爲害賈宣伯以神藥投潭中明日老蛟死  
 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爲藥死龍城錄  
 貞元中太湖松江之口有漁人爲小網數船與其徒十餘人下  
 網取魚無所獲惟得一鏡纔七八寸漁者恚不得魚棄鏡於

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者異之取鏡自照見其筋骨臟腑  
歷歷可怖其人悶絕而仆衆大驚共取鏡鑿形照者卽仆皆  
嘔吐狼籍最後一人不敢照直取投之水中良久扶持仆者  
始醒明日復往下網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  
自是皆愈詢故老云此鏡在江海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  
錄

元和九年有李公佐者訪古東吳從太守元公錫於洞庭登包  
山宿道者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間得古岳瀆經第  
八卷文字奇古編次蠹蝕公佐與焦君共詳讀之云禹理水  
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

興禹怒名集百靈搜命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鴻蒙氏  
章商氏兜口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  
言語辨江淮淺深源流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  
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蹕躡捷輕利禹授之  
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之木魅水  
靈山妖石怪奔號叢遠以千數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徒淮陰  
之口龜山之足俾淮水安流注海庚辰之後圖此形者免淮  
濤風水之難先是永泰中李湯爲楚州刺史有漁人夜釣龜  
山下其釣爲物所掣不復出漁人疾沈可五十丈見大鐵鎖  
盤繞山足以告於郡湯命善游者數十人取鎖力不勝加以

五十牛鎖乃震動稍稍就岸濤驚浪翻觀者大駭鎖窮見一獸如青猿白首長鬣雪牙金爪鬪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若獼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醉目鼻水流如泉涎沫腥穢不可近久乃引頸伸頭忽開目光采若電視人欲發狂怒衆奔走獸徐徐引鎖并牛入水時楚多知名士皆相傳驚愕莫知其何物今考李公佐得岳瀆經於洞庭始知李湯所見與經相符

戎幕閒談

范村山者乾符中吳人胡六子聚徒海中一日暴風石纜斷諸舟散失獨所乘舟泊一山島下登岸尋食漸見村落遂戒約同伴曰風波如此幸不傾沒雖數日絕食若見居人只可博

糴糧食輒不得擾人言訖縱步見居人乃問其地其人曰范村也皆禮貌相接人物情義與中國同引上高山十餘里花木夾路風景清虛宮室華麗謁見一人侍衛甚衆年可八十餘號爲山長升堦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居此年深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山下皆吾子孫子孫生死與世人同獨余得道長生以子遠來不相驚擾卽以迴風相送却歸中國乃告別下山衆人各助以糧食旣及船中便風俄起頃刻歸達西岸六子自歎幸不知范蠡爲何人話於有識者方知其仙六子後爲高駢六合鎮將

神仙感遇傳

乾符中震澤之東稻將熟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陸

龜蒙作記稻鼠一篇

笠澤叢書

陸龜蒙視獲於甫里夜有鳧鷖蔽天而下若風雨所當之禾竭

穗而去作暴禽篇

笠澤叢書

蘇之東禪院古佛像容貌端麗頂珠圍徑數寸乾符甲午歲忽有毫光紅黃青紫於是士庶觀瞻檀施山積後三日有老人惑其事固請梯升卽佛光燄而窺之乃見佛像之首有一穴捫之有二白鼠長可尺餘自穴躍出緣光焰入藻井斯人遂探得碎幡數片以紅幡映頂珠卽紅光出青黃紫亦然人皆歎息而去鹿門子曰佛金仙也而白鼠之禍作光於頂得非金氣盛乎是後金革遂興

圖經續記

中和二年僖宗狩蜀潤帥周寶以子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溺

於妖巫作火妖廟於子城之南隅祭以牲牢外用炭百餘斤

然於廟庭自是吳中兵火荐作亦被髮伊川之先兆與

圖經續記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

鄉多荷芰一日見一女即素衣紅臉若神仙中人與蘇生相

狎以莊爲幽會之所生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數檻前白蓮

花開敷異殊俯而玩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折

之遂絕

北夢瑣言

光啓初董昌知杭州軍事浙西周寶懼其強乃用徐約爲蘇州

刺史以禦之約至未踰年建九江王廟殿堂屋壁塑神龍蛟

螭繪畫雲雷波濤之狀自是姑蘇連大水民幾不粒食者三載傳云妖由人興釁不自作其斯之謂乎

圖經續記

文德中京官張氏子寓蘇臺時往來丈人陸評事院為一美人所悅久而心疑之又病瘡遇開元觀道士吳守元云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明器婢子背書紅英二字在空舍柱穴

中焚之乃絕

北夢瑣言

周詳者吳中人嘗泛東海誤到一山名紆嶼其地方千里上有千餘家莫知年歲亦有五穀風俗畧與吳同山上有陳長者已六百餘歲不飲食顏色如六十歲人山中人奉事累世每有疾病即以器詣長乞祭水飲之即愈詳留三年還語如此

神仙記

蔣生吳郡人好神仙弱歲棄家游四方學鍊丹不成後得日者章全素為隸見生几上瓦硯忽曰先生好烹鍊之法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安有不長生邪今先生之丹能化石硯為金乎生心甚慙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之事乎無妄言全素笑而去後月餘衣中出小瓢云是中有丹能化土為金顧此硯以刀圭傳之生以為誕妄罵之全素尋卒以簣盛尸將瘞之忽亡其尸徒有巾帶衣履存焉藥鼎下有美光粲然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為紫金矣

宣室志

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門

直抵濤所問叟何人對曰曹老耳問其所以來對曰即君極  
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問其所能云老無解但見即君此後  
官職高顯亦敘琮牽復之事濤又問京中家內事可知否叟  
俯首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尼賓客名字一一  
詳識又曰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口中見一姬  
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濤謂婦  
人安得官訝其疎脫意怠不復領畧之既去訪之莫知所止  
人或云此即曹的休博士也的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  
梁之間或處或顯於朝列得神仙之道多游江湖間往往賈  
販拯救人以陰功及物多有見之者濤後自泗州防禦使歛

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行密爲副車琮尋亦北歸姬俄以疾  
終山中無求秘器之所輟一壽棺瘞之裝漆金彩頗甚鮮華  
方驗得好棺之說訪問京宅是日賓客小童遊戲之事一一

皆驗神仙感  
遇傳

後唐時慧聚寺有紹明律師僧中傑出者居半山彌勒閣一夕  
夢神人曰簷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與銅鐘師宜知之詰旦  
掘其地果獲此二物今尚龕置壁間形製極古前輩有詩云  
一旦石像欲發現先垂景夢鳴高岡中吳  
紀聞

圓照在靈巖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徑造其室中守門  
者莫能過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有竊聽之者聞圓照末後

一語云汝今幾甲子矣荅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以前又作麼生道人拂袖而出云錢大錢大又待瞞人也當時疑圓照為吳越後身道人為

洞賓

中吳紀聞

慶歷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旁見小朱虵長尺餘為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清聳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爾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橋已有彩舫檣岸後拉元登舟去如飛俄至一山數十吏立竦水濱乘元以肩輿歛至

其處朱扉侍衛甚嚴殿閣凌空王侯之居莫及也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人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升殿再拜王荅拜曰小子閒游江岸不幸為頑童所辱幾死其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為江濱土矣元方記救虵事王顧浚令百拜且持元坐受其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元從容謂王曰願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南海鱗長有薄功於世上帝命為安流王且使居此江湖清深易作膏澤水甘泉潔足以養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君若納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諸吏送之少選至長橋別去女

童自言小字雲姐年十三矣言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  
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我為君入禮闈竊所試題出門不久  
復還探懷出題元檢閱宿備明日入試果脗合既捷薦名遂  
登科調丹徒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離  
席苒苒不復見

朱蛇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悉似在字一夕  
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臥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知其  
然後亦無他

吳郡志

郡城北數里有一石幢唐徐浩書太守陳師錫移置府第鄉人  
夜過河上者多見怪物乃相與請於州復置舊處其怪遂絕

吳中舊事

至和中樂安公守蘇州日虎邱厓下水涌出竹簡數十小片皆  
朱書有孝建年號蓋宋武時紀年也蔣穎叔自記於手橐其

孫世昌錄收之

吳中舊事

州民有宅一區多出變怪無有售之者林顏大卿獨求買之既  
徙入中夜據廳事獨坐以示不恐忽見一白衣婦人縱其所  
如俄至一處所潛伏不見詰朝使人穿其地得銀百餘錠其  
上皆鐫一林字此無異尉遲敬德事也

中吳紀聞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  
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疇昔荷相接之勤以藥一杯為



報郭氏以味惡頗難之力強之飲至三呷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以硃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三世爾郭氏竟售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後絕無有欲之者

中吳紀聞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吳郡志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父呼至其家以祖姑吉凶禍福叩之云此婦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干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夫以其語不祥舉室皆唾之論命未竟適捷夫過門報省榜者王父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為人焦蹈既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問

曰知此人聲骨否曰熟知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職也衆皆以為焦已為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旬有自京師來者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禮其言無一不驗

中吳紀聞

崇寧間奉議郎許白治第於蘇解木中有天下太平四字筆勢邁逸許嘗以其事聞

談選

盛章季文作守時譙樓一夕為火所焚有得其煨燼之餘者欲析為薪見其中有大吉二字遂聞之於朝時又郡學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於州因作瑞石放光頌亦奏之又大成

殿一夕忽爲雷擊其柱火光異常東壁額上遺四帶青布巾  
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之中庭詰朝視之無有矣

中吳  
紀聞

宣和間楊密字之損爲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濤洶湧震動窻  
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碁局及石墩二一日薄暮聞下子  
聲小吏走觀見青巾二人對弈聞人來卽起凌波而去視局  
上已五十許子密案爲圖以視善弈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  
意父老相傳以爲奇事圖嘗板行今逸之堂亦更爲廳事矣

丞郭某所記

吳郡志

邊知白字公式祖塋在平江之蒸山宣和六年爲太學學錄得

武洞清石本羅漢十六遣家僮致之墳庵前一夕行者劉普  
因夢十餘僧持學錄書來求掛搭以白主僧慧通通難之曰  
庵中所得鮮薄尋常供兩三人猶不繼安能容大衆哉來者  
一人起取筆題詩門左曰松蘿深處有神天不憶其他語明  
旦話此夢未竟而石本羅漢至數內一人卽夢中所見題詩  
者也由是公式足成一章曰松蘿深處有神天小剎何妨納  
大千掛搭定知宜久住歌吟何幸得流傳袖中出簡聊應爾  
門上題詩豈偶然顧我未除煩惱習與師同結後來緣語雖  
未工然皆紀實也庵曰慶雲庵至今遺址尙存

夷堅  
乙志

邊公式居平江金獅巷時母汪氏臥病更數醫不效有客扣門

青巾烏袍白哲而髯自言潤州范公橋織羅張八叔也前巷  
袁二十五秀才令來切脈公式出見之客曰不必診脈吾已  
得尊夫人病狀留一藥方曰烏金散卽飲之邊氏家有小黃  
犬方生數日背有黑綬帶文客曰幸以與我後三日復來取  
矣公式笑不荅後三日犬忽死汪氏病亦愈公式異之乃詣  
袁秀才家謝其意袁以公式至殊大驚坐側有呂洞賓像卽  
前所見者究其畫本實得於張八叔家公式由是求而以歸  
至今子孫猶藏焉又筮仕之初赴調京師過天津橋路有丐  
者爲人毆擊甚苦邊見問其故毆者曰負我錢五百久不償  
我邊卽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其處丐者探懷中一

瓶以餉邊見其衣垢穢鼻涕垂頤心難之辭不受他日又見  
拉邊至其家所居委巷窮閭敗席障門內設土塌上瓦盆貯  
酒羹甌果蔬爲肴邊復不領畧他日得官南遷回歸汴堤值  
風雪交作跬步不可前見道左有小旗亭急下車少憩少頃  
主人出迎其貌則向橋邊丐者相見良悅滿斟酒以進邊雖  
嘉其志終念往日穢汗不冑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莫禦  
公強爲我釀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怏怏乃包侑酒果  
爲贈曰姑以是別邊不忍重違勉強受之上馬數步敬受其  
僕覺甚重啓視之乃桃李梨榴皆黃金也邊方憶其異人痛  
恨久之丐者復至又曰官人自無仙骨耳指顧間酒家與主

人皆不見

夷堅支已志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胡騎犯姑蘇宣撫使周望移舟退保崑山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印忽旋風入舟印與文書皆墮水相視駭愕急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胡兵襲之欲急走通惠鎮留吏求印吏禱於山神曰苟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令亦懼乃作堰捍水踏車涸之畚鍤如雲鑿數尺印已淪泥中矣

崑山縣志

東塔未建時其基乃大壑也異僧慧徹以木魚四頭置水中鱗尾生動羣兒日以土礫投之魚卒莫能得壑遂填塞隆慶間塔東北角忽缺一夕空中聞斧聲詰朝視之平矣

塔中伽藍殿一鬼侍

綠衣赤髮人呼曰青瘦大王晦冥之夕每作異聲聲所在不利常熟縣志

紹興元年石工采石於馬鞍山山摧工壓焉越三年六月他工採石聞其聲相呼應荅如平生報其家鑿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遂噤不語化為石人貌如生

姑蘇志

奔當作城湖有村民紹興五年六月七日檣舟水際見一麗女從兩蒼頭云欲附至東蒿塘看親中流民問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豈龍女邪女不荅蒼頭怒目回顧轉盼問已失之須臾有龍發風拔屋蒿塘譚氏父子三人力耕賣酒適臨安茶商沈八等憇其門覩黑雲四合數神人著錦衫持斧鉞其一云我在譚家幹事汝等速去茶商并絹客悉被風雨移置塘北

三譚宅宇器物席卷無遺一秤插地一斗貯入糠瓮竹樹拔空船亦飄去而人悉無傷

夷堅志

昆承湖舊傳有蜃舟人夜行或見之屹如巨岸目光閃爍海潦

關降呼吸雲霧騰駕風濤沿湖之田莽為巨浸田家患之一

日有客舟適崑山遇白衣婦人附舟去抵岸忽不見自此湖

中無患意即是物也

盧鎮琴川志

隆興間常熟縣海禺山頂有僧慈悅者患水腫病醫藥弗效一

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悅病以指爪畫其股腹水潰腫消又授

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有客以畫授悅曰吾所畫

也須臾而去展視乃呂真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即呂也

見趙

彥清記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餘日匄於市而蓄

其贖錢於瓶欲以畫觀音像忽隣火延燒謂其瓶亦盡矣明

日泣理故處於燼中得瓶畧無壞缺而錢鎔成寶像高一尺

許冠衣瓔珞楊枝淨瓶皆具工製巧妙匠者驚歎以為不能

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奉像留媪事香火壽過百餘歲

夷堅志

淳熙元年曾尚書懷死久矣長子縣丞忽夢父語曰吾為福山

嶽廟土地交承之始官僚私覲須禮我東書院黑厨藏佳紙

可以染黃印造大梵隱語焚之既覺未以為然又見夢於仲

子仲以叩鄭道士乃是度人經之本章又見夢於叔季畧不  
省邑有陳秀才素游公門夢尙書怒罵諸子將懇上帝迨三  
月二十六日季子行廟西廊公命兩鬼捽至仆地廟吏炷香  
致禱扶歸舍中百物擊毀縣丞邀法師陳國潛禁禦陳知尙  
書爲難設祭堂上家人悉見亡靈季子醒後備言所見卽日  
印經五百木焚獻

夷堅志

淳熙乙未歲夏秋之交天久不雨所在苦旱吳郡醮祭踰月不  
效通判趙師禹憂見於色適有寓客林通判光祖自少奉道  
得法於路真官有起龍致雨符其應如響趙具詞懼懇於林  
林爲飛牘奉三境上言檄告水府令其子永壽偕趙客隙擇

齋往林屋洞投之洞蓋太湖龍窟土民云欲雨時則洞口出  
雲如噴溜兩人涉巨浸抵靈祐觀集道流具香几詣洞焚檄  
竟褰裳以入其前嘉木一本童童若幢云

吳中舊事

淳熙五年平江人江仲謀開藥肆於梅里鎮擇七月十二日開  
張前一夕夢黃衣人持文字一軸投下視之一臂損壞明日  
以語隣叟知鎮有伏虎司徒廟所見與夢符立喚匠補治旋  
夢來謝并囑仲謀勿用僞藥可積陰功江悚信其言而利倍

集夷堅志

吳郡自隋唐設進士科以來未嘗有魁天下者比年父老相傳  
二識一曰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曰潮過夷亭出狀元淳熙

初穹窿山中一夕聞風雨聲詰朝視山半有大石自東徙西  
 屹立如植所過草猶偃辛丑科吳縣人黃由子由遂狀元及  
 第夷亭在崑山縣西三十五里崑山雖近江海自古無潮汐  
 紹興中始有潮至縣郭至是潮忽大至遂過夷亭李彥平侍  
 御親見一道人復誦此識謂必有邑人應之乃以告知縣葉  
 子強作問潮館於水濱甲辰科崑山人衛涇清叔亦為狀元  
 黃衛相繼兩舉天下傳以為盛事

吳郡志

馬鞍山西有文筆峯相傳宋孝宗時魁星現於此衛清叔及第

盧熊府志

韓彥古鎮平江夜聞鼓笛喧問何處作樂老兵白言後園百

花大王生日府民年例就廟獻送韓意謂非典祀之神妄處  
 郡治議毀之此志雖萌而令未出也兵馬都監某人於是夕  
 夢重客著紫腰金騎馬入謁都監曰某冗賤小吏不敢與貴  
 人接尊官何為辱臨之客曰吾非世人乃百花大王也久獲  
 血食於府園固非有朝廷爵秩然自來隨力為人致福未嘗  
 作分毫過舉今府主將毀吾居使血屬老幼暴露無依實為  
 深害願急賜一言勸止都監曰何不自往告曰我近他面前  
 不得俄而醒寤疑其茫昧未足憑且憚韓威難以輕發取杯  
 琰於室中禱而決之得吉明日詣府稟曰尚書欲拆百花廟  
 乎韓驚曰夜來蓋有此念初不形言君何由知之都監具以

夢告韓歎其靈遂寢所議至夜都監夢神來謝與語之曰大王莫須謝尚書否曰吾今可以去矣渠乃上界天狗星之精下土小神所當瞻畏前者之事未定故不敢明日又白韓曰百花大王已來謝乎悉以所見告而隱天狗之稱改云星宿韓曰吾夢治事時有客呈刺曰百花大王立於庭下衣冠甚偉卽揖之升廳不記有何酬荅而覺兩人相顧嗟異韓自是稍飾整其廟以時祀之韓爲人剛嚴有風采所至今行禁止故神物亦知敬云

盧熊府志

韓中孚字應天將游上庠聞市肆有精軌革術者應天筮之畫一金章紫綬人有賁色瓶在其旁復有一人處圓圈中術士

謂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關中途必爲貴人所留應天未之信行次南徐適朱行中龍圖爲郡守與之厚善聞其來倒屣迎之延於郡圃朱平生愛一賁色酒壺因宴出示之圃中有草庵其狀甚圓應天寢於其間與卦影所畫無一不驗

中吳紀聞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與余皆肄業郡庠又以同經聚於一齋良弼試上舍義題自假樂君子顯顯令德至于祿百福子孫千億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旣貢京師道由南徐訪一日者揲著得卦影畫文書一軸畫天人二字於其上下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鴈一入雲中一爲箭所中日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以爲不然旣試南宮果不第退舍



而歸累試蹉跌後罷舍法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即欲  
 盡寫舊所作同舍曉之云文格與今不同矣用之必不驗良  
 弼深以卦影之言為信竟書之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  
 見黜獨良弼得之廷試計撰著時適滿二十年之數中吳紀聞  
 將仕郎陳敏功妻家居吳門比隣嘗有夢神人被髮持刃部集  
 數十鬼物每經民居即呼其人出各分飲一杯令啜之暨至  
 一劉承議家則曰此家不食牛肉已二十年當與免其後吳  
 門大疫隣巷病亡者比戶不遺獨劉氏舉家無恙談選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常冠鄉舉嘗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巾  
 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益詢左右則曰楊文公也益穿

袍亟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而

無此緣即命褫之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年遂卒談選

郡之雍熙寺每夜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聞歌小詞且哭且歎

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曰滿日江山憶舊游汀花汀草弄春

心空逐曉雲愁行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

人莫上望京樓好事者錄其詞於壁士子慕容巖卿見之

驚曰此余亡妻所作外人無知者何從得之寺僧告其故巖  
 卿悲歎曰亡妻旅櫬嘗停於此也竹坡詩話

平江市人周翁患瘧疾不止人語之以瘧有鬼可於他處避之

翁以昏時入城隍廟中潛伏於神座下祝史皆莫知也夜且

半忽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臨軒坐黃衣卒徒從外引

七八人至於庭下皆衣冠者城隍問曰吾被上帝敕令於此  
那行疫爾輩各爲一坊土地之神母致稽緩七八人皆頓首  
願聽命中有一人前曰某所主孝義一坊而居民比屋良善  
無過惡者似難以疫病及之城隍怒曰此是天旨汝小小職  
掌只合奉行神復曰旣不可免以小兒充數如何城隍沈思  
良久曰若此亦可遂各聲喏而退周翁明旦還舍具以告人  
皆哂爲狂譫一無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惟孝義一坊  
但童穉抱疾始驗周語不誣

盧熊府志

宋之末年郡中有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  
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冢而藏遂

白之官啓冢見婦人臥棺中有小兒坐其側好事者收歸養  
之旣長與人無異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

聞居錄

崑山慧聚寺山巖下有開山響大師石像前有二石虎一日忽  
失其一它日有人見於常熟虞山中石重非可倉卒徙置蓋

歲久能爲怪耳

常熟縣志

白龍山在江陰上有白龍洞舊有一童子行入此洞秉燭三條  
井然三指因通於常熟縣界後因一丐者寢其中遂生石聞  
斷之

常熟縣志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吳諺蝦荒鱉亂  
正謂此也明年海賊蕭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平江紀事

蘇州府志 卷之十九  
千文傳壽道延祐元年鄉榜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及第一夕夢入選掛名爲長吳正官覺而笑曰我吳人安得作長吳二縣正官必無此理初授官階承事郎昌國州同知益笑前夢之不足徵也次當改選乃授平江路長洲縣尹意爲偶然又以爲不偶然無何改知烏程轉婺源州知州自以爲前任長洲偶與夢符今已升知州安得再爲吳縣正官旣而調吳江州知州非吳縣也人之官祿事皆前定自己之神先已知之形諸夢寐故相報耳而文傳吳人兩任爲本路之官亦希遇也

姑蘇志

發長條數莖如葦

輟耕錄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入時郡城中忽聞兵甲聲自東南來居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與方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算迤邐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瓦悉揭去牀榻屏几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舖失白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

輟耕錄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基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利不在常不在揚切須欸欸細思量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地莫扶起脩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

會在午年頭右不曉所言何事姑識之或者以爲三十六四九也張翼巳午之交也今張太尉行第九四而同首亂者適十八人也豈其然與

輟耕錄

平江承天寺遭回祿殿宇一空僧悅楚南來住持施財者雲集遂大興土木之功金碧殊勝有加於昔或勸題梁悅不從曰當有俗人來暫居悅陞領徑山卒高郵兵攻破城張士誠據以爲宮佛像悉毀壞銅觀音鑄爲錢旣投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爲寺

輟耕錄

平江承天寺初蓄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點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

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太尉張士誠未歸順時僞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歷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卽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輟耕錄

顧度崑山人有孝行坐事亡命走西南夷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洞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姓褚導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永樂中以人才徵不

就湧幢小品

陳都憲鑑少時與俞尚書士悅同游鄉校出頗早行路旁長人  
遙來遽無所避忽聞言曰二貴人來遂折從小巷去又言每  
出天未明時居人皆聞呵導聲謂為尊官來出視之乃二公  
耳續吳錄

正統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鬪開闔數次又  
其沈於水起復鬪踰時乃止觀者如堵杜瓊耕餘錄

程司空宗少夢一道人服拖帶而坐二僮夾侍宗前拜之謂曰  
子吾鄉人異日當相見於此越十餘年宗以都御史巡歷至  
鄜延則范文正公祠在焉入謁恍如夢境會作詩紀其事常熟

縣志

陳興立長洲農家子也居蠡口家貧事母甚孝母病不食梁肉  
惟陷城中臨頓橋王家糕每日五鼓時即之臨頓買以奉母  
風雨寒暑無懈一日持糕歸憩楊涇橋遇一道士問曰曷不  
食糕陳語之故道士曰我母病亦欲食糕出錢與陳易陳遂  
與之不吝復入城買糕亟歸未抵家道士已將持奉其母母  
食道士糕病頓愈始悟道士為異人就所居建三清觀捐俗  
出家後羽化立祠疾病禱之無不驗姑蘇志按皇甫汈縣  
下但云每旦嗜楊涇橋糕離家二十里外二語不及姑蘇志  
之詳至興立復往買糕歸下則云道人已界前糕於陳母且  
留一瓢與之云將此注水飲人可以療疾自是病者日求瓢  
水飲之疾良已一時以為孝感遂聞於朝弘治十二年孝宗

遣中使取瓢以去興立沒里人爲立祠尚書邵寶嘗跋其碑陰云今日一糕明日一糕後日又一糕仙人只在楊涇橋靈藥只在葫蘆瓢嗟哉孝子心一念通靈霄此段又可補姑蘇志之闕并錄備考

成化間吳中有喫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荅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寢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著敝衲不易寒暑性好舖餽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其溲溺故呼爲喫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小齋爾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款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盃中曰和尚食肉卽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吸水遽足奉秣飯曰和尚飯乎卽飽飲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趺坐道上有一縣吏阿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復安坐有高媪者時造其家輒具食一日忽呼媪曰我欲行矣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間巷男女競來觀看投錢萬計丹陽都元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顙門圓徑二寸虛通如穴光朗異常竟莫測其爲何如人也

異林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瘡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鬢面糊塗不可辨一舉鏡而此物如驚奄忽失去病卽時愈世以爲寶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再以照瘡不復見鬼矣

續己編

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怪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按神仙感遇傳云此肉芝也食之壽等龜鶴

庚巳編

吏部尚書陸完以交通宸濠罪戍福建靖海衛初完嘗夢至一山曰大武及抵戍所有山如其名歎曰吾戍已久定何所逃乎竟卒於戍所

明史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大風起辰至酉湖水驟高丈餘吳江南門外某避水門樓見風濤中漂一女子附一箱當樓乞命某利其箱以長竿擊女墮浪去獲其箱啓無長物惟一帖子

乃先年某爲子聘湖西某女爲婦禮單始悟所擊者蓋其婦

云

沈啓吳江水攷

嚴文靖公訥嘗夢神人出二紙一署文正曰此以授華亭徐相

公一署文清曰以授相公後華亭諡文貞貞解爲正公諡文

靖點畫亦相近而徐方當國嚴居家宰同心輔政神告之矣

常熟縣志

盛賚汝令增城時偕一司李泛海譏番舶歸帆黃霧忽起舟子怖異香忽過舟子喜及泊海珠寺舟子乃曰黃霧者巨魚將吞舟也異香者天妃援手也是夜有叩門者寺僧覘之報曰周半仙至至則附盛耳語語莫聞取兩碗一覆一仰覓菊枝

置其上書水火二字畫一竈門以扇煽之蒸氣浮浮溢菊花酒徧酌衆人不竭又兩鵲飛入化為餅餅有藥翌日城市人聞至或潛不見或見數身迨羣蟻撲人人始散臨別語盛曰後會在開封漢陽盛晉開封府丞墻上俄書道人周一谿過此墨氣尚淋漓及陞漢陽太守一日視事梁間光凝如鏡光中宛具面目盛方起拜而光滅

常熟縣志

嘉靖間海邊有人貢租入京貲盡不得還日伺張家灣謀附舟一晚見官舫南下乃竊語長年求附長年曰但匿後艙毋令上官知也二人市酒脯下船啖之纔就睡長年遂促之云家近矣時天未黎明強之登岸蓋閭門也抵家心疑是周神詣

祠下拜謝梁間所懸畫舫猶濕其長年即所見者所餘肉骨

尚在艙中

常熟縣志

吳俗所奉妖神號曰五聖又曰五顯靈公鄉村中呼為五郎神蓋深山老魅山蕭木客之類也五魅皆稱侯王其牝稱夫人母稱太夫人又曰太媽民畏之甚家家立廟莊嚴設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為后妃飾貧者繪像於版事之曰聖版祭則雜以觀音城隍土地之神別祭馬下謂是其從官每一舉則擊牲設樂巫者歎歌詞皆道神之出處云神聽之則樂謂之茶筵尤甚者曰燒紙雖士大夫家皆然小民竭產以從事至稱貸為之一切事必禱禱則許茶筵以祈陰祐偶獲祐則歸



功於神禍則自咎不誠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訕有疾病巫卜動指五聖見責或戒不得服藥故人信之有邾醫待盡者又有一輩媪能爲收驚見鬼諸法自謂五聖陰教其人卒與鬼爲姦云城西楞伽山是魅巢窟山人言往往見火炬出沒湖中或見五丈夫擁騶從姬妾入古墳屋下張樂設宴就地擲倒竟夕乃散去以爲常魅多乘人衰厄時作祟所至移牀壞戶陰竊財物至能出火燒人屋性又好淫婦女涉邪及年當天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見貴人魏冠華服儀衛甚都宮室高煥如王者居婦女列坐其旁侍者百數十輩皆盛裝美色其間鼓吹喧闐服用極奢侈與交合時有物如

版覆已其冷如冰有夫者避不敢同寢或強臥婦旁輒爲魅移置地上其妖幻淫惡不可勝道記十餘事於此秀才徐岐之父嘗游廟同行一友戲溺其小鬼徐還魅逐到家排擊門闖糞穢狼籍家人不知其何等怪也呼爲妖賊嘗攝去一篋錢罵之乃自空擲下散於庭錢猶熱窻眼中徧置寸許紙人面目悉備或見人手映窻其指通紅如火聞履聲以沙布地驗其跡數十皆長尺有咫醫士陳生白晝見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方食時有一人面如車輪舒大毛手攫其物去牀後食啞啞有聲秀才沈鑿弟婦以失意死死後見光怪自云在五聖部下在家通晝夜聒擾一鑪自行且擊累百步不墜空

中掛兩繩絡繩細如人髮內貯二盃水搖之不漏燒屋數十  
餘間如此頻年不寧舉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樹偶伐以  
他用魅怒遂大作惡火處處起撲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內  
土偶悉起自行登屋踞坐儼如生者竟毀其廬乃已洪以嚴  
見一僧寬衣大袖緩步屋上踐瓦拉然逐之遽滅煮飯鍋中  
盡化作泥道士鄒應璧爲辟壇考功誓不受賄謝魅乃舍去  
沈生妻呂氏名家女工容皆絕人年十九忽厥死兩日始甦  
云被五顯靈神召去侍宴出金首飾一筭衣十六筭示之絢  
爛奪目而形製小神謂曰能居此此物皆汝有也我泣拜求  
歸夫人復勸解乃放還云容汝十年自是魅數來其家呼婦

爲娘子時聞異香撲鼻有美男子盛服而來與寢處十年後  
復死旋活言神云更乞與汝一年前後生五男將妊輒見男  
子抱一兒遺之產時無血但下黑汁兒極娟好及周歲曰吾  
今攜兒去矣如是輒天最後得一女方免身血逆奔上遂死  
距前復活時恰一歲矣夏璵妻李氏僞吳司徒伯昇之裔也  
初嫁日下輿忽狂舞唱呼自稱五聖家人驚惶設祭婦從房  
奔出唱贊如巫然祭案列酒盃數十婦行踐其上如飛盃了  
無傾側時以刀自割不傷此婦今猶往來余家神已痴矣張  
氏女衣紅經祠所遂發顛通夕闔戶歌舞後嫁爲士人朱愚  
妻魅因隨往愚母本媵也婦見輒罵云老婢老婢與人應答

作京師人語沈寧妻年三十餘微有姿常見空中列炬數百  
有人著紅袍三山冠自空而下堂內燈燭皆滅與交訖飲食  
而去金帛簪珥隨心而至夫利所獲敬神以致其來因此致  
富陳梧有義女年十七將嫁爲魅所憑曰吾五聖中第三位  
與爾女有緣故來賜其名曰五寶女女從此能言人禍福有  
疾病有失物者扣之言多奇中陳爲繪五聖像奉之堂中久  
之魅亦厭倦棄去今猶未嫁余舍旁人安松妹名劉福女自  
言有二人黑色狀若僕隸每睡時則來與通數夢隨至其家  
周視堂宇服用甚侈大率如前所云一日方游於堂忽內有  
貴人傳呼而出其人似驚懼貴人見之呼使跪數之曰吾用

無限財幹事汝乃竊我名在外妄行也恨怒不已其人俛首  
不敢對因送女歸後更不復來蓋又其下鬼也大抵妖由人  
興今流俗向慕如此邪妄之氣相爲感召宜其久聚而不散  
以猖狂橫恣也前知府事新蔡曹公嘗嚴爲禁約焚毀其祠  
像無遺公去任乃稍稍復作無何一切如故矣後來者能舉  
公之善政而興起之使妖魅消沮誠一快也

庚巳編

垢仙姓劉蘇州市人生明萬曆甲申年二十以前踪跡無定每  
行市中羣兒翫之呼爲狗仙乙巳始赤身矣人與之食有受  
有否與之錢亦然其受者必有吉祥善事初依朱某後依王  
某席地趺坐晝夜擁爐酷暑無汗暗坐無蚊體不沐而無穢

氣髮成結而無蟣虱臘月浴冰中夏日然炭逼身遠近觀者絡繹不絕兩耳中通左右洞矚晝則默夜聞笑語鄰人云虛室若有往來者不飲酒而茹葷半幅圍腰以蔽下體人欲以新者易之不願也虞山顧裕愍公北上夢人語曰郡中顧家橋有異人宜問其行藏受公禮此行如意否則且無脂轄也顧訪之見其蓬首垢面因俗呼改爲垢仙贈之不受叩之不荅顧快快去入都遂罹瑞禍又有浙宦某攜二子偕一客來訪各以百錢爲壽仙低徊不視強之僅取其子錢各二十一餘皆峻却後忽向人索錢然意所不可雖與之終不受也順治乙酉正月二十九日度世年六十有二金閶里人沈寄員

名鍾者篤信之一日夢仙造其室曰吾今往醒而心動越一日趨視端坐尸解顏色如生覺口中有香氣寄員不欲壞其真身以水銀含斂納之龕倡建菴以奉之今像在婁門內老

君堂

堅瓠集按釋道內作劉黑黑舊志所載與此篇不甚同故兩存之

順治壬辰正月二十八日有虎浮太湖而來匿梅里蔣氏園中居民見四野多虎跡大駭以聞於官總鎮耿某圍而搏之觀者如堵虎突出傷人一足矢如雨注健者以鎗刺其喉遂斃之丁亥三月周莊又有虎至守巡兵爭出射之而斃已亥十月四都南復有虎傷人居民陳霞溪兄弟以箭炮殺之於徐

家竹園

吳江縣志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猝至閒以狂飈邨居之家漂沒沈  
 竈人皆露處繞郭諸所罹禍尤烈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  
 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廷議國事者久之而  
 散忽於湖中起一長堤如虹橫截水面風大作明日遂有此  
 異吳江縣三大字向懸邑門譙樓萬歷三十六年水至邑令  
 上樓向額再拜取以投水水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沒  
 馬腹不能行者老言邑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驗是歲田禾  
 高低盡沒

吳江縣志

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郡城東北隅大弘寺僧晨起突見虎  
 以為牛也日門未啓牛從何入此一老僧出視之走還呼曰

虎也徒眾駭亂虎踰垣入王氏園據蘭雪堂前大石哮吼竹  
 樹皆震動聞之官將備以下持械畢集有一人奮而前以大  
 石投虎不中虎騰起傷數人觀者惶擾俄獵戶三人奉官符  
 至舉烏鎗逐虎虎入蘭雪堂中三人者騎屋撤瓦虎仰視即  
 發鎗中其目再發再中虎被創走三人從後擊虎官軍隨之  
 乃殺虎旒考功何牧時僑居郡中有虎入城詩紀其異

蘇州府志卷第七十九終

蘇州府志卷第八十

雜記三

類瑣

闔閭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漆燈照爛如日

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雙述異記

太湖中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獄楊備郎中詩云雷霆

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髣髴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園扉中吳紀聞

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

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為之其味

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吳越春秋

闔閭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黥軍王乃  
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歇今憩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  
又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  
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  
洲上相守一月屬風濤糧不得渡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  
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  
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  
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  
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  
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食其味美因書美下著魚是爲

鯪字今從失誤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

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

吳地記

謝太傅嘗與謝萬共過吳郡萬欲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  
必酬汝意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以爲厚待已良  
久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色傲邁了無相  
酬對意謝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曰阿螭不作爾恬小字螭虎世說  
靈巖寺乃智積開山之地智積當東晉末自西土來剏立伽藍  
泗州僧伽持鉢江南至常之無錫聞智積在蘇卽回曰彼處  
已有人矣由此名遂顯有一貧嫗慕其行嘗持角黍爲獻智  
積受之嫗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誕日聚數十百嫗爲

角黍會

中吳紀聞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

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邱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

南史

王僧達為吳郡太守時暮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

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

竺法瑤得數百萬又立宅於吳多役工力坐免官

南史

袁洵為吳郡太守弟子粲幼孤祖哀之名曰愍孫少好學有清

才隨洵在郡擁敝衣讀書足不踰戶洵子顛出游要愍孫愍

孫輒稱疾不動或有欲與顛婚洵曰顛不堪政可與愍孫婚

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

南史

褚澄字彥道彥回弟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

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

眾醫不差澄為診脉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

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

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

所餘藥又吐出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南史

南齊鬱林王時有內博士韓蘭英郡人號韓公總知內事善為

文章始入為後宮司儀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不出宮

為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為顏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

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

金樓子



蘇州府志 卷八十一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者一勳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曉在柱裏向人所不見字大小

近二尺許好事者或摹印之

通鑑本末

大業中吳郡送扶芳二百本敕西苑種之其本蔓生纏他木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葉微炙之以爲飲色碧而香美令人不渴有籌禪師妙醫術以扶芳葉爲青飲又獻菰菜裹二百斤其菜生於菰蔣之下形如細菌色黃赤如金梗葉細嫩和魚肉甚美七八月生薄鹽裹之入獻

圖經續記

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敕苑內海中以草把別還著水邊十餘日卽生小魚其取魚子以夏至前三五日白魚之大

者日晚集湖邊淺水中有菰蔣處產子綴著草上是時漁人以網罟取魚然至二更則產竟散歸深水乃刈取菰蔣草有魚子者曝乾爲把運送東都至唐時東都猶有白魚

圖經續記

大業中吳郡所獻有海鮓魚乾膾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面盤十盤帝以示羣臣云昔術人介象於殿廷釣得此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珍今日之膾乃是東海真魚所作來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虞世基云術人旣幻其膾固亦不真出數盤以賜達官海魚肉軟而不腥雖已經久乾以法修之可食也又海蝦子四十挺色如赤瑠璃光徹而肥美勝鱖子數倍又獻鮓魚含肚干頭極精好愈於石首含肚也松江鱸魚乾膾六

瓶容一斗取香柔花葉相間細切和膾撥令調勻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齏玉膾東南之佳味也紫花碧葉間以素膾鮮潔可愛蜜蟹二十頭擁劍四甕擁劍似蟹而小一蠍偏大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劍也鯉魚鮓四十瓶肥美冠於鱸鮓乾膾之類作之皆有法時有口味使杜濟濟會稽人別味善於鹽梅然暴殄海物以縱口腹之欲卒至於亡國茲可以爲

戒也

圖經續記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游得徧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游之適矣其在蘇夜游西武邱詩云領郡時將久游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月一游

武邱矣此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不以爲嫌又因貢橘夜汎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日夜在洞庭汎舟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不拘束亦當時文法網疎不以爲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爲河南尹又作憶舊游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眷眷此邦甚厚則知吳在當時爲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不忘

吳郡志

包山神景觀林屋洞院碑唐開成三年建石已殘闕据其所述蓋唐肅宗時有自潤州刺史求入道者又云乃去權位散祿

新州府志 卷八十一 五  
新知草屨杖藜游乎山嶽至此山於洞之西門造元壇元室  
修元元真容而石刻斷折莫知其姓名爲誰氏其銘有云毛  
公唐君前後出處益唐君斯人也碑中亦述周息元之事云  
止於內殿帝頻見就問以道德之門乃獻諫書周毗聖化其  
文間可見不能詳知

圖經  
續記

泰娘本韋尙書家主謳者初尙書爲吳郡得之命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而泰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游之間元和初尙書薨於東京泰娘出居民間久之爲蘄州刺史張憇所得其後憇坐事謫居武陵郡

憇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焦殺以悲客聞之爲歌其事以續於樂府云泰娘家本閭門西門前綠水環金隄有時粧成好天氣走上臯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尙書路旁忽見停隼旟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幘迎入專城居長鬟如雲衣似霧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傳上客蘭堂暮從郎西入帝城中貴游簪組香簾櫳低鬟緩視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柏哀粧奩蠹網厚如蠶博山爐側傾寒灰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

鵬鳥座隅飛寂寞旅魂招不歸秦嘉鏡有前時結韓壽香銷  
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雁哀猿風雨夕朱弦已絕為知  
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日風烟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  
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

劉禹錫泰娘歌并引

重元寺藥圃唐末僧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花凡所植者多致  
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名皮日休嘗訪之  
而題詩雨篠烟鋤偃僂賫紺牙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  
少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蒸木火清泉閑洗種花泥怪  
來昨日休持鉢一尺彫胡似掌齊香蔓蒙籠覆若邪檜煙杉  
露濕袈裟石盆換水撈松葉竹經遷床避笋牙藜杖移時挑

細藥銅瓶盡日灌幽花支公漫道憐神駿不及今朝種一麻

吳郡志

陸魯望有鬪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  
魯望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  
盡以囊中金以窒其口使徐問人語之狀魯望曰能自呼其  
名耳使人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還其金曰吾戲耳

中吳紀聞

唐時重元寺閣一角忽墊計數千緡方可扶薦一匠云不足勞  
人請得一夫作楔可正也主寺者從之匠食訖輒持楔數片  
登高敲斲未踰月閣柱悉正

圖經續記

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已漸剝缺兵火後不

復存矣序文乃張長史楷書長史以草聖得名未嘗作楷書世尤愛之題名之人雖不一亦盡得古筆法唐世崇尚字學用此以取人凡書皆可觀今所傳止序文耳長史蘇人故立

碑於此

中吳紀聞

畫龍記長洲令廳事北廡有畫龍六僧繇弗興之舊度摸之不知何人其工不謝二子也唐李紳爲記其事碑刻猶存

圖經續記

丁晉公家世於冀其祖仕錢氏遂爲吳人公少負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嘗贄文求見因贈之詩曰膽怯何由戴鐵冠祇緣昭代獎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雋況值天

堦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進士科名在第四與孫何俱有聲當時王黃州有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祥符中爲參知政事上問唐酒價幾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又侍宴賞花釣魚公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上賞咏再三羣臣皆以爲不及天禧中拜相仁宗卽位進司徒兼侍中後爲章聖山陵使擅移陵域貶將仕郎崖州司戶參軍公自遷謫日賦一詩號知命集後因奏表敘策立之功有云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復秘書監光州居住貶竄十五年鬚髮無斑白

齊州府志 卷八十一  
者人服其量臨終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誦佛書以沈香煎湯  
時呷而已至光州謝執政啓有云三十年門館從游不無事  
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在海上對客問天下州郡孰  
大客曰惟京師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  
衆皆大笑歸葬華山所居在大郎橋號晉公坊堂宇甚古有  
層閣數間臨其後予嘗至其第與公之孫德隅游德隅善篆  
亦工於四六

中吳紀聞

丁晉公南遷日夢南岳懶瓚禪師遂捨白金一笏飯僧於潭州  
自製齋疏云右伏以佛垂徧智道育羣情凡欲拯於傾危必  
豫形於景貺某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丹陛宣恩忝先皇

之優渥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寸心和傳說之羹寔難調於  
衆口嘗於安寢忽夢清容妙訓泠泠俾塵心而早悟真儀隱  
隱恨凡目以何知蓋以智未周身事乖遠慮旣禍臨而不測  
誠災及以非常出向西京感聖恩而寬宥竄於南裔當國憲  
以甘心咎實自貽孽非他作念一家而散地思萬里以何歸  
旣爲負國之臣永廢經邦之術程游湘土道假堽山正當煩  
惱之身忽接清閑之衆方知富貴難保始終直饒鼎食之榮  
豈若孟羹之美持形歸命恭發精誠捐施白金充羞淨供仰  
苾芻之高德報懶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患惟願天回  
南睠澤賜下臨免致邊夷白日便同於鬼趣賜歸中夏黃泉

亦感於君恩虔罄丹誠永繫法力卑情不任激切之至

中吳紀聞

程光祿自幼悟穎年五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嫚之曰汝能狹

劣爾豈解為文章邪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試為我吟一

燒火詩即應聲曰吹火鶯唇斂投柴玉腕斜回看烟裏面恰

似霧中花甫冠登第

中吳紀聞

范文正公嘗用黃素楷書伯夷頌遺蘇才翁劉原素以蜀素烏

絲欄求歐陽公寫孝經一章公以其不染墨寫澄心紙荅之

蓋黃素蜀素皆絹名也伯夷頌今在義莊

水東日記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

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阜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

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

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

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

贊善大夫韓正彥為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罷食以手捧首

而駮意若歡感者正彥使人為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

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駮船中有

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

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吳郡志

崑山慧聚寺僧良玉字蘊之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學又善書

工琴棋因遊京師梅聖俞見而喜之以姓名聞於朝賜以紫

蘇州府志 卷八十一  
衣其東歸也聖俞以詩送之曰來衣茶褐袍歸變樵色服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烟晦琴徽山月上巖屋野童遙相迎風葉鳴橡榭後潛遁故山專以講經爲務號所居曰雨花

堂

中吳紀聞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游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烟波間忠悅之作詩贈之有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綸竿女得詩攜歸呈其父蓋隱淪客也嘉忠詩遂以女妻忠泛舟同入烟波不知所往

清隱錄

平江節度推官解舍昔甚隘陋天聖中武寧章岷伯鎮居幕府始廣而新之伯鎮時名籍甚初登第翰林諸公賦詩贈行其

解舍記并記刻猶存盛翰林度黃工部宗旦守郡多以事委

伯鎮而伯鎮之弟伯瞻及今太守朝議公同侍親居此士大

夫多稱之伯瞻後至太常少卿按漕廣東云

圖經續記

章太守嘗言伯鎮之在幕也盛文肅公委之徧閱經史凡言吳

事者錄爲一書其書在盛氏人不復見之

圖經續記

我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歲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



蘇州府志 卷八十一 二  
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然無復子遺追  
思曩時真一夢耳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臯亭夜

坐書

東坡  
志林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  
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爲十三絃殊不荅但誦  
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  
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喻其意覺而識之晚到蘇州殊  
或見過卽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扣舷來見驚歎不

已時去州五里

東坡  
集

李璋素好譏諢有一故相遠派在吳中嘗於游嬉之地書其壁

曰大丞相再從姝某嘗遊公因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  
代孫李璋繼至嘗赴特奏恩語同試者曰廷唱日必不以名  
見呼止稱某排第耳衆皆不以爲然厚與之約已而進狀云  
因在京師有遠族相遇譜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玖易之宅  
日殿下果唱李玖益公排第九也

中吳  
紀聞

李璋敏於戲調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適李  
坐其旁旣進食璋視主人之前鮭魚特大於衆客璋卽謂主  
人曰璋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  
左邊是合在右邊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  
也璋卽引手卽主人之魚示衆曰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

魚亦合從權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

吳中舊事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漏澤

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狹遂卽縣學之東隙地以次而

爲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爲比隣謂之生老病死

中吳紀聞

章氏本建安郇公之裔後徙於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

南質夫樞密家州北兩地屹然輪奐相望爲一州之甲吳人

號南北章以別之

中吳紀聞

方賊起郡中令總甲巡護雖士流亦不免范周無外率府庠諸

生冠帶夜行首用大燈籠書一絕於其上云自古輕儒孰若

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書生作夜巡郡

將聞之亟爲罷去盛季文作守時頗媿士嘗於元宵作寶鼎

現詞投之極蒙嘉獎因遺酒五百壺其詞播於天下每遇燈

夕諸郡皆歌之

中吳紀聞

建炎中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高宗巡

師江表過而睹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

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賊騎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

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

眷我神州吾皇神武踵曾孫發河岳英靈俱效順狂賊會須

灰滅翠羽南巡叩闥無語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

秋月

研北雜志

秦檜妻之弟王喚字顯道紹興初知府事峻於聚斂酷於用刑然其施為亦有可取者兵火之餘故墟瓦礫山積乃錄入城小船出必載瓦礫以培塘人以為便石之破碎者積而焚之以泥官舍不賦於民而利有餘報覺寺其私家祠也黃堂前鎔錢鑄大士像人不敢言每刺鹿血置酒中飲之以求補益未幾疽發於肋脅而死

吳中舊聞

吳江長橋焚於庚戌之歲紹興四年新橋復成縣令楊同謀新之始未嘗委一吏料一夫但命十僧分幹始謀興工亦俾諸僧分諭上戶往往出貲為助震澤王闡者朱勔之黨乃積逋數千緡連券百紙請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豈可督也徐命

闡坐取火焚其券同以臺疏言擾民罷此闡嗾之

貴耳錄

魏鑄紹興間人善草書學虞世南孔廟記太和宮碑是其跡

吳中

舊事

僧妙應者俗姓童鄉人呼為童和尚妙於刻石居龍興寺嘗摹

廬山王瀚須菩提像刻寺中其碑陰作天台五百尊者筆法

奇古又於虎邱作石觀音像亦佳淳熙中人

吳中舊事

李後主題額在崑山慧聚寺大殿前二樓曰經臺鐘臺淳熙中

寺焚無遺跡矣

吳郡志

范至能有會散夜步詩云忘却下樓扶我誰接籬顛倒酒沾衣貪看雪樣滿階月上上籃輿步砌歸步砌吳語也

吳中舊事

小紅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成大請老姜夔詣之一日授簡徵  
 新聲夔製暗香疎影兩曲成大使二妓歌之音節清婉成大  
 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  
 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夔喜  
 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夔卒蘇石挽詩曰所幸小  
 紅方嫁了不然啼損馬塍花宋時花藥出東西馬塍皆名人  
 葬處夔葬此故云研北雜志

龍溪曾彥和敗會稽賀方回鑄二家書最多其子獻之朝各命  
 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校二家並居郡中西山羊腸嶺有彥  
 和之父墓碑吳中舊事

石林居吳下一日至閶門外小寺中壁間有題一絕云黃葉西  
 陂水漫流蘧條風急一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  
 一邱石林極愛之但不書其名氏因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  
 所作今官滿去矣寇名寶臣徐州人善作詩文從後山先生  
 學其源流有所自來矣中吳紀聞

葉少蘊云吳人俚語若等人易得久曠人易得醜雖鄙亦甚有  
 理吳中舊事

崑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壓雲軒邑士胡清嘗賦詩云誰建危亭  
 壓翠微畫簷直與暮雲齊有時一片巖隈起帶與老僧山下  
 歸軒旁有小柏數株又賦詩曰我傍巖隈未足看謂言斤斧

莫無端它時直入掄材手不獨青青保歲寒後有一文人作  
浙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尋訪其人厚禮以待之既憐其貧

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中吳紀聞

范石湖為李結記濬塘浦云浦有五曰新洋江曰小瀆曰茜涇

曰下張曰顧浦塘有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又崑山水利

序大概有二曰作塘曰疏水小概有一曰種菱王荆公送人

宰吳江曰當知耕牧地往往菱蒲青三江斷其二泔水何由

寧皆我東南人所不可不知者

水東日記

張敏叔嘗以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菊為香客瑞香為佳客丁

香為素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醪醢為雅客桂為仙客薔薇

為野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各賦一詩吳中至今傳播

中吳紀聞

夜航船惟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

休荅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樽酒三瓶寄夜航

中吳紀聞

范文正公典鄉郡首建學聘安定胡先生條立學規講堂照壁

猶是當時故物元統二年劉漢臣者為教授乃拆以造其女

奩具未幾失火獨焚其廬而文正公之祠巋然無恙

吳中舊事

雕簷綺戶倚晴空如畫曾是吳王舊臺榭自浣紗人去後落日

平蕪行雲斷幾見花開花謝淒涼闌干外一簇江水多少圖

王共爭霸莫閑愁金杯斂灑對酒當歌歡娛地夢中興亡休

話漸倚徧西風晚潮生明月裏鷺鷥背人飛下余每登姑蘇  
臺讀潘庭堅柱間洞仙歌輒徘徊不忍去元統三年冬郡守  
濟南張侯修此臺易去舊柱遂不復存庭堅淳祐中嘗為浙  
西茶鹽司幕幹官

吳中舊事

吳興錢泰窩云至正初二賈自嘉興來平江買舟至海口收市  
舶貨行二十餘里兩道人詣舟求度一負磬一持鬼神像既  
上舟去巾服乃兩甲者從像中出二長刀叱曰吾逐盜至此  
汝真盜也舟人佯應曰我固知為盜顧無以發今壯士誠與  
吾意合此未可前途乃可耳故紆行且曰二盜已落公手願  
治酒助公勇遂命妻取酒勸甲者遲暮醉抽其刀斫賊其一

躍起復斫之二盜盡死舟還二賈泣且拜曰非公吾幾不免

虎口遂以白金二餅為舟人壽呼決死生於阡危之際不負

賈之託不謂之義丈夫可乎

輟耕錄

福山曹氏盛時私租至三十六萬石當時善誠南金輩剏院脩  
學頗務名義他事亦有近於風流者嘗招雲林倪瓚看樓前  
荷花倪至登樓駭矚空庭惟樓旁佳樹與真珠簾掩映耳倪  
飯別館復登樓則俯瞰方池可半畝菡萏鮮妍鴛鴦鷓鴣萍  
藻淪漪倪大驚向來之庭茫然失故葢預蓄盆荷數百移置  
空庭庭深四五尺以小渠通別池花滿方決水灌之水滿復  
入珍禽野草若固有之復招楊鐵崖看海棠楊欣然造筵不

見花朵請徙席意花前矣至則鼎彝與觴疊錯布寂然無花  
 楊始怪問曹曰夜半移燈看海棠請須之俄而月午曹復徙  
 席層軒出紅妝一隊約二十四妹悉茜裙衫上下一色類海  
 棠各執銀絲燈容光相照環侍綺席曰此真解語花耶楊極  
 歡竟夕而罷

龔立本  
常熟志

至正間虎邱山寺閣板上有一竅當日色晴明時以數寸白紙  
 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紙上見之但其頂居下此理殆  
 不可曉也

輟耕錄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子饒介  
 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寄呂云後來

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  
 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為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  
 忽大怒曰吾為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  
 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  
 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  
 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  
 復令我為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二事雖相傳以為笑亦可  
 因以為戒云

輟耕錄

元夕張燈城中燈毬巧麗他處莫及有玉柵燈琉璃燈萬眼羅  
 百花欄流星紅萬點金街衢雜踏人物喧譁士誠登觀風樓

開賞燈宴令從者賦詩號望太平張王基本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來忽有三異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皆愈人呼為天膏一異也其根可以為厨料置飲食中盛暑不敗二異也一男子陰囊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賈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椀三異也

龍起雜事

沈萬三秀之富得之於吳賈人陸氏陸富甲江左秀出其門甚見信用一日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禍也盡以與秀棄為道士築室陳湖之上曰開雲觀居之竟以壽終

湧幢小品

萬三宅在周庄所藏有瑪瑙酒壺其質通明類水晶中有葡萄一枚如墨點因號月下葡萄籍沒後為吳江某邸所得以贈

吏梅元衡元衡死其物不知所在天順間邑人李銘教童子為業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詰旦往發獲此壺有劉姓者曰若持此獻鎮守張太監可得全嘉興一郡鹽鈔李遂與之夤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金劉分其三分之一李領鈔度江舟覆皆濕毀太守楊繼宗追捕前鈔李死獄中劉廢

產與償

湧幢小品

仁宗朝禮部侍郎金問蒙賜六一居士集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於火失八本後宣宗在文華殿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宜宗令內侍為補之得賜八本紙色稍異而兩朝恩賜復得完本蓋殊遇也

舊府志



正統間有丐者奉其父母居蘇之南倉橋警館中其父母皆有廢疾丐者辰出午歸未出酉歸市所得魚肉必擇美者躬自炊爨暮則置酒跪拜於前喧歌以進俟父母歡醉乃已市人異而樂施之故甘旨不缺

談纂

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分貯之筒篋中問之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為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整理之擊至船邊船雖陋甚潔老嫗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俟母接杯乃起跳舞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自

食也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歎詫亦時少周之

枝山前聞

吳文端公一鵬科第隸常熟學坊學志邑乘俱載傳者曰文端實徐少司空恪子其母微也懷胎後以付阮姓者移居吳門文端卯角時司空曾便道過之畀數金為筆墨資司空沒文端意欲執喪諸兄峻拒俟葬畢詣墓哀經致祭哭甚哀遂焚凶服因以吳為姓

常熟縣志

趙孟頫寶二石一垂雲一沁雪垂雲在松江某氏沁雪在常熟縣衙會令女病呼女巫入治錢昌時掌邑賦囑巫道此石為祟令昇出之遂為昌所有而下盤先失或云在陳湖陸氏昌厚幣求之陸曰盤未知所在別有石亦宜盤請以相贈比舟

以載過陳湖索解而沈爲標其處竭力挽起則又一石也前  
石溺深處乃止昌聞之殊快快客睨視石二足一足正方而  
巨一足三角差小而盤之二穴如之起而合焉不失尺寸衆  
始詫歎沁雪者石黑質而額上一方雪著卽消今在九萬圩  
四照軒之東廡常熟縣志

海雲菴在穹窿山北麓中有連理山茶吳文定公寬有詩云奉  
慈山茶好標格花開如杯呈玉色海雲山茶更絕奇奇處不  
論紅與白兩株並植東軒前翠葉如屏遮几席枝柯一一相  
交加爲是同根忍分析初疑一人獨叉手忽作兩人仍促膝  
少焉掉臂纒跬步又獨控拳當肘腋碧玉磨沙成玦環青絲

綯索分徽纏我來庭除稍摩挲引此青蛇受毒螫試量旁幹  
得三圍每掃落花凡一石風霜飽歷三百年未識何人手中  
植尋常繞樹多詩客階下莓苔留古迹河中曾辱昌黎文西

蜀休誇孔明柏世間大樹儘有之似此山茶何處得

姑蘇志按奉慈

菴有玉茶公爲詩云玉茶花落盡坐撫不知還故是詩及之奉慈菴又有二古松及趙魏公題陵碧松三字石刻

慶雲菴在報恩寺西沈石田周嘗有月夜慶雲觀杏花詩云杏  
花初開紅滿城我眠僧房聞雨聲侵晨急起看晴艷對房兩  
株令眼明還宜夜坐了餘興靜免蜂蝶來紛爭嫣然鉛粉本  
富貴更借月露添妍清青蘋流水未足擬金蓮影度雙娉婷  
庭空月悄花不語但覺風過微香生老僧慣見不爲意却愛

小紙胭脂縈高齋素壁可常有不由零落愁人情

姑蘇志

邑趙氏家傳喉風藥甚効而祕其方一日趙氏子與庠友連鑲

輩同寓金閶章北城詢之不荅酒次趙子喉間忽痛北城戲

曰天也有頃痛不可忍乃露聲曰為求猪牙皂角得則搗爛

以酸醋調末入喉四五嗽痰大吐痛立止鑲數以告人傳者

遂眾

龔立本  
常熟志

崑山梁辰魚字伯龍以例貢為太學生好輕俠善度曲嘽喉發

響聲出金石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所謂崑山腔者自良

輔始而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傳奇梨園子弟喜歌之儻募

好游足跡遍吳楚間欲北走邊塞南極滇雲盡覽天下名勝

不果而卒同里王伯稠贈詩云達人貴愉生焉顧一世譏伯

龍慕伯輿狗情良似癡彩毫吐艷曲燭若春葩開斗酒清夜

歌白頭擁吳姬家無儋石儲出多年少隨元暉愛雅獎此道

今所稀

列朝詩  
集小序

萬歷己丑自五月不雨逮七月其曠咸謂數十年來無有也余

家隔河楊中丞居在城下水涸出沙潭去岸數步裏土有古

井出焉又石湖去岸亦數步有井以杉木枋周砌之取其木

皆已朽又太湖之濱胥口去岸數里皆涸中露一石橋九洞

上石欄亦有存者則此地於何時沈水底邪又有得石臺於

土中特闕其一足則此固人居邪

續吳錄

支圃山古松三十六章晉支公手植一一入畫萬歷甲辰土人伐以充賦趙凡夫爲愬於權關使者乃禁止之償其直獲存十八株葛震甫贈趙詩云輸緩能存十八公清風無恙滿山中山靈報爾千年物琥珀纒纒照地紅葛實甫和寒山詩有道林古松十八各賦一絕則十八松各有其名今人無知之者矣

袁籜菴于令作瑞玉傳奇描寫逆璫忠賢私人巡撫毛一鷺及織局太監李實構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詞曲工妙甫脫橐卽授伶人郡紳士約期邀袁集公所觀唱演是日羣公畢集而袁尙未至伶請曰劇中李實登場尙少一引子乞足之於是

羣公各擬一調俄而袁至告以故袁笑曰幾忘之卽索筆書

卜算子云局勢趨東廠人面翻新樣織造平添一段忙待織

就彌天網羣公歎服遂各毀其所作一鷺聞之持厚幣密致

袁祈請袁乃易一鷺曰春鋤

堅瓠集

金允治邑諸生因訟叔父寃爲怨家所陷繫獄三年潘兵部有功救之得免因攜入都崇禎庚午順天試許錦衣衛弟子預文場額中三名蓋特典也允治遂冒錦衣籍得中同舉者高岱余世灝皆南人典試則姚文毅公希孟也給事中王猷相體仁黨也卽疏糾希孟私庇鄉里并喉諸勲衛同詞許奏將中以危法得旨覆試御殿午朝後命題申初撤卷其拈題屬

文止未時數刻也歲首嚴寒風沙全集高余皆以脫橐未竟  
遣戍允治獨立獻三藝辭藻斐然諭旨稱賞名動京師姚承

藉此無恙

吳江縣志

吳中楞伽山八月十八夜看串月或云從寶帶橋外出數有七  
十二此橫說也或云葑門外饒溪港光影相接望如塔燈此  
豎說也然亦如阿閼佛國纔一現耳崇禎丙子秋徐元歎見  
之作詩云山亭露坐天如幕待月不出資諧謔輕風似欲掃  
浮雲將以所見證所聞纖微吞吐誠非易光影飛沈無定位  
真月猶未現全身先見第三與第二一溪一月非無因於月  
不知誰疎親孤魄漸離烟霧窟眾壑寫盡琉璃輪金光激射

難可擬玉塔倒懸聊近似塔顛一月獨分明千百化身從此  
止忽墮雲中不可呼清光散入澹臺湖燭灰神醉廟門閉露  
冷林昏人盡去年年此夜幸相思月出未嘗離此處土人云

二月十八夜亦見串月

堅瓠集

太湖石有名瑞雲峯者相傳朱勔所鑿取載之舟中石盤忽沈  
湖底求之不獲遂不果進獻明時烏程董氏購去中流舟覆  
募善沒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旋出後爲徐太僕泰時  
東園中物今棄置隘巷踣布坊環之

水龍蘇州程封君肇泰始仿西法爲之冶錫爲筒屈其頸若鶴  
喙鼓之以橐籥扼其機躍水數十丈從空而下所向火易撲

蘇州府志 卷八十一 雜記三  
減初成會城西昇平里火封君自率廉從賈水龍救熄之由是蘇人競傳其制乾隆十一年知府傅椿令城內外每圖必製一具以備倉猝甚爲民利

太湖中六桅漁船之製不知其所自始或云是范大夫移家具船身長八丈四五尺面梁寬一丈五六尺落艙深丈許中立三大桅五丈者一四丈五尺者二提頭一桅三丈許梢桅二皆二丈許以四船相聯爲一帶而以梢桅分左右爲雌雄其造船在胥口之下場灣西山之東村五龍橋之蠡墅光福之銅坑其造筭篷簷纜在衝山其人以水面作田地以網罟代耰鋤以魚蟹爲衣食其父子兄弟食粗衣惡無膏梁紈綺之

費其母妻子女椎髻操作無金珠首飾之費其冠婚喪祭無

繁文一年十二月候風暴行船其禱神之詞有大樹連根起

小樹著天飛之句武山吳莊有六桅漁船竹枝詞云懷山災

淡免其魚橫目方能有定居浸藪永教分震澤史記正義餘州浸藪各異

而揚州同處葉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爲利故曰藪

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北太湖西太湖水極深

廣不風而波正古之震澤所謂浸也南太湖四民之外樂爲

東太湖水極灘淺多產菱蘆蓮芡所謂藪也

漁少伯功成早見幾杜圻洲上豈忘歸遺將六扇移家具儘

與漁郎覓食衣相傳六桅船式是范大夫遺製憑仗天風縱與橫更無槳櫓

可飛行蘆花深處難爲泊帶得方舟便送迎船不能近岸各有一小船隨之

以便一年生計三冬好喫飯穿衣望有餘牽得九囊多飽滿

北岬山上獻頭魚北岬禹廟網船冬月致祭漁稅丁錢歲額

徵蠲除恩出大中丞至今尸祝存名姓此後官人總弗稱康熙

二十三年蘇撫湯公斌奏免蘇州府漁稅刊碑翠華臨幸太湖濱網出銀魚效獻芹

有喜 天顏傳賜鈔至今藏篋耀花紋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幸東山太湖六桅漁人蔣漢冲蔣榮甫陶君顯王子發網銀魚以獻

賜白金二十七兩賜鈔藏來敢使令子孫傳掌似蘭亭驅除瘴鬼同

符篆漁戶家家荷寵靈蔣漢冲珍藏 賜金分授子孫戒勿妄用其孫文達文彬等尙守之舟人

有病瘧者以縛臂上即止餐風宿水等閒過不出江洋居有那十葉相傳

漁世業故家喬木又何多吳縣漁人世相傳 有九代十代者相呼爾汝沒寒

溫半是朱陳半弟昆帶帶往來爭唱晚水心煙火百家村以船

四隻爲一帶好風忽發五更時放脚湖心似馬馳旋折六帆騎浪

走使船本事屬吳兒左右帆開勢拍張一拖九九起魚忙西

過梢後西風死諺云西風不過酉 古詩船尾東風死行賬船來便上行每憑雲

氣卜陰晴風角占來老大精試問天文都不省滿湖星斗任

縱橫老漁能知風雲氣色 而不識星辰部位婚男嫁女費商量當網完成也不

妨六桅漁網三樣每樣三副 遇有急用則以網典質看日過船歌却扇便將翁媪叫

爹娘幾家骨肉一家人泥飲船頭任率真禮法豈爲吾輩設

不妨蓬跣對尊親兒曹識字亦何求讀得毛詩也便休事業

只知漁利息功名世上等浮漚扯索看篷仗阿婆元妻把舵

去如梭興來自唱漁家傲不學吳娃蕩槳哥尋衣覓食利希

微仗得神明水上飛三月廿三逢社祭角頭山下拜天妃天妃

生日漁戶畢集那無疾病使心焦龜卜看來紙馬饒漁舟疑事多灼龜以定吉凶

巫女跳神神降語北朝聖眾湖神有南朝聖眾百年

託命在浮舟物化偏能遂首邱湖上青山好埋骨羞它水葬

用縣兜浙人水葬以縣兜盛骨灰懸於橋下聽其自墮水中樵夫招隱指巖阿掉首船

頭不一駿漫說此中堪架屋怕他平地有風波

太湖中小山之名岬者有四其大不及百畝高不踰二尋當湖

水大發時亦不浸沒古稱地肺故嘗浮於水面也其上皆有

夏禹王廟惟北岬最稱靈異山形坦而方俗呼平臺山震澤

編具區志稱為杜圻洲范蠡泛湖嘗釣於此廟之左右自生

平岡外又起二小阜廟後低落三四尺為平田田外復起平

岡迴抱如墉垣結構天成廟之右有鐵色砂粒如菜子畝許

不堪種植相傳神禹鑄鐵釜覆孽龍於此鐵氣上騰砂色乃

爾據嶽瀆經禹獲無支祈用大索鎖頸徙淮陰龜山之足俾

淮水安流或者亦事之所有也其上無巨石四址皆鶩卵石

石有光潤可愛者人不敢取取則行舟有風濤之患漁人恒

相戒云北岬居太湖中央人跡不到惟六桅漁船歲時祭獻

以祈神貺去岬之西九里有鐵色砂起於洪波中者曰神砂

首屈曲如鈎廣三丈許蜿蜒水面其長五里尾隨風擺漾風

北則南向風南則北向不出十步之外距神砂里許復有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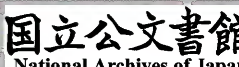
砂一道不透水面風浪至此捍激而返迴波噴礪如白龍之  
 戲水者其長二里凡三曲二砂尾皆遙指大雷山南崑在洞  
 庭山銷夏灣中志名衆安洲俗稱瓦山上有廟宇禹王水平  
 王並祀水平王后稷庶子佐禹治水能誨人浚西崑在角頭  
導有功卒於太湖葬馬山分水嶺有廟  
 洲鄭涇口廟有禹王像頽垣敗棟庭有大樹參天數百年物  
 也東崑在西華峻嘴外志名三洋洲上有廟塔明季淪沒於  
 湖禹王像浮水至衝山山人昇至郁使君廟奉祀昔人求所  
 謂東崑者不可得或以煉墩當之但相傳四崑皆有禹廟若  
 煉墩從無一椽也竊謂聖莫神於夏禹祠廟莫古於夏禹功  
 德之在揚州者莫大於震澤底定而崑上之廟貌卑隘荒涼

春秋祭祀缺焉非所以崇德報功也吳中祠宇列編祭祀兩  
 丁者甚多皆有司恪供其事四崑神禹之廟僅憑漁舟祭賽

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乎吳莊四崑攻

類證諸辨證多散見各類其未收入者彙錄於此

仲雍泰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熟哉始居蕃離宋忠注  
 云熟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  
 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禺山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  
 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寓於此吳郡志  
 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史記正  
 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日虞仲左傳云泰伯



虞仲太王之昭按周章弟亦曰虞仲當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泰伯弟仲雍又稱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為虞仲

吳郡志

吳王壽夢書傳名稱不同史記正義解夢莫公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云吳子乘卒杜預云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云舊讀月諸為姑是以姑為諸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郡志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蕃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為三

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為三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為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誌亦曰與吳興丹陽為三吳酈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東為會稽後分為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為吳郡太守舒為會稽太守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為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帥師救三吳并陶回為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則吳郡與吳

齊州府志 卷八十一  
三  
典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又虞潭傳蘇峻反潭爲吳興太守  
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  
曰三吳與壤水旱併臻宜時賑恤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  
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  
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  
抑史自有詳簡差互邪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爲吳興太守矣增督五郡蓋丹陽其  
一也又以太后詔考之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桓寶救三  
吳者以孫恩旣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  
及郡國志別說爲正

吳郡志

三江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班  
固謂北江自毘陵縣北東入海南江在吳縣南入海中江自  
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注同王安石宗之蘇軾謂  
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會彭蠡以入海爲中  
江漢自北入匯爲彭蠡以入海爲北江自彭蠡而下則三江  
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海曾鞏亦同其說又有謂岷江浙江  
松江者郭璞也宗郭氏說而以今之揚子江吳淞江錢唐江  
當之者邊韶陳師凱歸有光顧炎武也有謂南松江錢唐江  
浦陽江者韋昭也其以爲松江東江婁江者則自庾闡吳都  
賦注始而張守節史記正義蔡沈尙書傳及黃震金履祥諸

家皆主其說按孔氏謂江自彭蠡湖爲三以入震澤不知江自夏口合漢以入彭蠡卽合爲一水未嘗分而爲三且未嘗入震澤也班氏之說近世朱鶴齡亦取之謂大江東過江陰許浦入海所謂北江永陽江在溧陽西北下流至宜興注太湖入海所謂中江吳淞江分東婁二江入海所謂南江北江中江爲太湖上流南江爲太湖下流上下流皆入海故曰底定然此皆自會稽入海者班氏加以南北中之名遂與江漢入匯之文相混又以大江與永陽江吳淞江並稱三江亦恐大小不敵也蘇氏之說以揚州三江卽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闕其一因以彭蠡餘波冒南江之名足之夫彭蠡發源章

贛而西章有江南之號或可稱南江但此三江若卽是江漢彭蠡則江漢旣見荊州彭蠡旣見上文不應下又重出三江且經謂彭蠡之下爲中江北江而蘇氏於彭蠡之上求三江亦不相合又與震澤懸隔而不相屬也郭氏以岷江浙江松江爲三江亦恐大小不敵至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唐自越言之曰浦陽本一江而二名韋氏析一爲二并松江爲三九爲失之惟庾氏吳都賦注謂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張氏史記正義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卽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峴湖曰上江亦曰

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今以經文考之荆州既書江漢朝宗於海則揚州不必更及江漢且荆州九江既不指岷江則揚州三江亦不當指岷江又揚州之文彭蠡豬而後陽鳥居三江入而後震澤定則三江必為震澤下流震澤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洩震澤之水而入於海東南水利咸在焉庾氏張氏說似為妥協今從之

江南通志 按三江大略已見水內通志此條視吳郡志為明晰故錄之然謂禹貢之三江定屬松江婁江東江終未敢信也

余仕於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渢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渢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他有所据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

王應麟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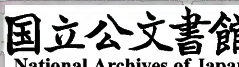
學紀聞 閻若璩曰唐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蓋取越絕書闔閭春秋走犬長洲之文以名縣亦非

莽傳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則與元和志所云長洲苑同指在蘇州者而言非東陽縣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古人文字密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

史記貨殖傳

昔孔子登泰山見吳門有白馬如練此論者傳聞之誤而好奇



之過也孔子雖至聖其視聽與人同耳吳魯相去奚翅數千里安能見白馬如練哉昔王充論衡嘗辨之矣

圖經續記

今人多稱平江為吳門按李德裕文指潤州為吳之門戶又王充論衡云孔子與顏淵上泰山東望吳閶門外白馬如練充謂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按他書作吳門而此云閶門者誤也此吳門即冀郭門也冀與魯為鄰非今閶門明矣又見漢五行志洪州亦有吳

門鎮盧熊府志

世多稱吳門為吳會意謂吳為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

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河西則巴與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為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浙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淞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今在會稽錢塘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千者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

誕為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吳郡志

蘇州有姑蘇臺故謂蘇臺相州有銅雀臺滑州有測景臺故亦

稱相臺滑臺青箱雜記

姑胥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蓋吳音聲重凡胥鬚字皆轉而為蘇故後人直曰姑蘇隋平陳乃承其訛改蘇州或者謂胥與輸音相近兵家不取或又謂吳中魚禾所自出蘇字兼之故曰蘇亦無據以吳越春秋越絕書攷之一作姑胥一作

姑蘇則胥蘇二字其來遠矣盧熊府志

越絕書云由鐘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吳都賦云赤須蟬蛻而附麗謂此按神仙傳赤須子豐人也秦穆公主

魚吏食柏實赤脂後去之吳山吳都賦注但云後去之吳不云吳山寰宇記涇

州吳山縣有吳山在縣西亦名吳嶽漢志吳山在岍縣古文

以為岍國語謂之西吳豈說者以吳山訛為吳郡之山遂以

赤須為赤松邪盧熊府志

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後請封於

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吳地志亦云春申

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廟食於此也固宜越絕書云吳伐楚封春申君於

吳其說又似不同要當以史記之言為正中吳紀聞

吳市門漢書梅福傳云福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人有

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今會稽有吳市門或云

吳門乃洪州今有吳門鎮九江去洪亦不遠矣續經以西市門為福所隱蓋誤也盧熊府志

圖經吳縣境有定山栗山殆編錄之誤也按謝靈運詩云朝發

漁浦南暮宿富春郭定山杳雲霧赤亭無淹泊者乃浙江中

栗山有飛泉石杵吳先主刻題者在錢塘縣西圖經續記

舊志云錦帆涇即城裏沿城濠也相傳為吳王錦帆以游今濠

固在亦通大舟間為民間所侵有不通處今之市河南自憩

橋北出香花橋之西乃昔之新河即錦泛涇也蓋自古沿河

無民居兩岸栽植花柳春時映水如泛錦故鄭虎臣閨燈實

錄引圖經載杜荀鶴詩曰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亦以錦

泛涇夾映花柳而云今俚俗乃指此為錦帆涇相承既久莫

知其非蓋帆乃泛音之訛耳使錦帆果曾游此則小橋櫛比

檣桅起倒不亦勞乎觀此則其訛不待辨而可見矣盧熊府志

交讓巷今訛為甘漿巷吳郡志○盧熊府志按巷旁又有交讓

云曠瀆相傳昔人有讓地者遂棄此地為閑

蔡經宅吳地記云在朱明寺西臨安志又曰在餘杭縣故基存

焉按顏魯公麻姑仙壇記王方平過括蒼蔡經家今台之仙

居括蒼洞之陽有經故宅為隱真宮是也此宅若載蘇杭二

郡圖經似與顏公所記不合盧熊府志

孝張里白氏長慶集云漢侍中張肱避地渡江始居於吳故其



子孫稱吳郡人晉丞相嘉以孝弟聞於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之在宋為司徒司徒之孫儔在隋為吳郡都督即擇之曾王父也郡志人物條云張邵之敷因父亡毀瘠成疾未期而卒孝武旌其孝名其所居曰張孝里二者必有一得

盧熊府志

響大師崑山慧聚寺石像也寺創於梁天監中開山僧乃慧響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中俗人叩之鏗然有聲遂曰響大師以為山中奇事甚可笑響後駐錫揚子江心蝦蟆山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末頗詳

吳郡志

越公井今在治平寺前山岡上徑一丈八尺石闌如屏繞之上有刻字多不可辨又有唐廣明元年僧茂乾述大唐楞伽殿後重修吳朝大井記略云惟茲巨井吳誌坐當橫山艮位越來溪西百步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創斯井焉時屯師孔多日飲萬人邇來三百餘年邑則可改其道不革按此即是楊素井蓋素既平陳嘗遷吳郡於山下至今謂新郭茂乾修井記題首乃云吳朝大井蓋傳襲之誤僧輩不能辨也楞伽寺今名寶積寺與治平為鄰又知古只一寺井正在楞伽殿後也井記又云寺創於乾元元年

吳郡志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祐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志云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

生郊及二季鄴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言其幼稚能詩上方留題或者疑乃父庭玠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游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據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祐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祐之留題必是樂天守蘇時也

吳郡志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為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雪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閑忙正適中則在唐時蘇之繁雄

固為浙右第一矣

吳郡志

崑山縣治相傳古孟尚書捨宅者孟尚書不知何代人郡縣志無考然歷代之名臣凡在邑者俱得而錄之豈孟公爵位不顯而遺之邪意者梁隋之間故治在華亭孟公之捨宅疑在是矣恐非今之縣治後人因襲而祀之者比之佛老之宮伽

藍神則益謬矣

崑山縣志

秀峯寺西二十里至三洋有福林寺寺門石幢刻唐咸通年云上當慶忌尼寺蓋寺舊名云字已漫滅

吳中舊事

朱氏墓碣在吳縣西穹窿山旁俗傳云買臣之墓非也按舊經云買臣冢在嘉興縣界不在此也墓旁有碑已漫滅其字可

讀者云一十六世四百一十九年居下邳自平始三年避地  
 至會昌壬戌凡八百四十二年籍於吳故邳村之名由下邳  
 之來也請序朱氏過江之祖文闕孝廉除郎中舉有道茂才  
 辟大將軍府除長水校尉文闕當漢綱既壞天下大紊公側  
 足虺蜴逕踰江文闕其後大槩敘子孫官爵此蓋唐時追敘  
 朱氏過江之祖石字湮泐譜系不傳惜哉又按唐志載朱氏  
 世系漢司隸校尉高坐黨錮誅子孫避難丹楊丹楊朱氏之  
 祖也蓋丹楊亦有朱氏圖經續記  
 紹興中有于古冢得外黃令高君碑隸書殘闕乃東漢高彪漢  
 書傳云彪吳郡無錫人為內黃令帝敕同僚臨祖於上東門

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卒於官史以外黃為  
 內黃誤矣當以墓碑為正橐簡贅筆隸釋云紹興中吳郡取  
 土郭外而得之今碑在郡齋吳中舊事  
 郡治之東有和合坊今名槐樹巷或以為楊和王存中所居而  
 然非也按圖經唐季已有此名紹興初楊始籍為園垂三十  
 年楊方建封和國事雖偶合亦先兆也吳中舊事  
 黃端冕家有白鹿巖梅溪鹿苑臺銘云維定武六年八月日銘  
 記大晉永和七年歲在辛亥三月十九日平原內史陸機建  
 立華陽真逸書字畫蓋王逸少書端冕以為視此書則瘞鶴  
 銘為王右軍書無疑矣吳中舊事何焯云此亦偽耳胡足以證瘞鶴銘邪

華嚴寺浮圖之巔望之二矢著其上斡羽宛然相傳宋南渡初  
金粘罕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天自誓亦中焉以故  
留題者有至今塔杪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元大德  
中大修浮圖更其巔而新之視向二矢乃圓鍤條二支貫橫  
互於上蓋昔人以是輔巔且以防鶴鶴之巢故耳乃知所傳  
大謬也其後長樂郭德基作華嚴塔巔辨疑行於世德基嘗  
爲州官目擊其非故有是作

輟耕錄

楓橋豹隱紀談云舊作封橋王郇公居吳時書張繼詩刻石作  
楓字相承至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四字  
朱印知府吳潛至寺賦詩云借問封橋橋畔人筆史言之潛

不肯改信有據也翁逢龍亦有詩且云寺有藏經題至和三  
年曹文迺寫施封橋寺作楓者非熊嘗見佛書曹氏所寫益

可信云

盧熊府志

嘗過光福葉子昌家閱其譜壻陳瓘宗人夢得皆有序所錄宋  
金紫裴恭公墓銘云葬貞山盧熊郡志有蒸山又云裴恭葬  
真山者疑爲嫌名改蒸爲真耳以予觀之葉氏銘未必失實  
豈本貞山後人訛爲蒸而真又訛於刻工邪時旁多蘇士有  
云姑蘇諸山惟真山可卜雨有雲氣上騰則雖晴必雨豈又  
以此而爲蒸邪子昌與予同姓名尙有宋誥三通其二裴恭  
之子侏其一其外氏凌姓者云

水東日記

滄浪亭未歸蘄王以前龔明之家與章莊敏俱有其半中吳紀聞云爾舊但傳韓得自章申公家蓋未詳也

金姬墩在常熟小山西黃塘上楊儀金姬傳稱係張士誠厚葬錢謙益辨之云往予嘗刪削楊夢羽金姬傳存其近是者若干言附於平吳錄之後今年采輯偽周事略乃知其盡誣也傳稱平江鎮帥脫寅恐常熟失守遣參將楊椿將兵二千人守禦士德兵渡福山港椿伏兵湖橋與士德轉戰甚力兵敗遁還吳門椿之沒也吳興張文蔚作誄稱至正十六年正月辛亥晦義府軍參謀楊椿與守齊門而淮兵奄至明日城且陷猶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者及之遂并遇害文蔚之

誄於時盛稱之顧不載椿與士德戰常熟事及考徐顯克昭爲椿立傳則云至正丙申郡守籍民登陴君以貢士亦與焉予以告其參軍謀事鄔密公筠署李司馬賓客佐其軍君入幕之明日淮兵卽附城戎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縮郡綬者皆遁去兵奪門入君獨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由此觀之椿之爲參謀徐所援引也入幕之明日而淮兵卽附城安得有先奉脫寅命守禦常熟之事以是知文蔚之誄爲信而夢羽所載皆誣也傳又稱椿卜居湖橋家廟歸然士誠撤以造金姬墓祠此又誣也徐又云椿平江人也以尙書教授里中文蔚誄云椿故吳中授徒累應試吳文定

公跋文蔚誅亦云椿蜀人僑居吳中初不言居常熟也椿貧居授徒幾不免授兵登陴豈有餘貲營建家廟又壯麗若是邪傳稱椿為宋少師棟之後與楊文靖子孫居常熟者相為倫齒人言夢羽好夸大其族姓欲假椿為譜牒重此其說甚陋殆未必然夢羽著述多子虛亡是之談人皆知之獨此傳載偽周始末緣飾形似懼其為史家之蠹不可以不正也

常熟

縣志

宋衛文節公石浦西園中太湖石明時尚存其二其置崑山縣學宮明倫堂前者至今人所瞻仰其一始為葉文莊公家子弟運致陸家浜冢間後歸太僕熙甫舟過見之問為秦國故

物從葉氏購置安亭江上所居堂東太僕記甚詳舊府志謂秦公石在葉文莊公堂前不知文莊亦石浦人居第後在縣城而石未嘗移城第也太僕晚年亦徙城中今後人零落而安亭江之舊石不可跡矣

郡城東南靈隱道院相傳宋嘉定閒創今道士魏瓠擴而新之鄰於古廟俗呼羊王者其址頗為所侵長洲知縣沈光曾斷歸道院立碑紀四至稱羊太傅廟非也劉宋時羊元保為吳郡太守有惠政民祠之於此爾

蘇州府志  
 卷八十一  
 三

捐脩府志姓氏

常熟縣邵士標捐銀一千五百零三兩

常昭二縣引商汪翼天周申吳景元汪茂隆共捐銀四百兩

典商程保恒程光裕捐銀六十兩

典商潘源泰潘德泰捐銀五十兩

昭文縣典商程隆泰捐銀三十兩

典商席恒王文明共捐銀四十兩

田庄鎮典商孫永源張恒昇邵啟源共捐銀四十兩

唐市鎮典商程萬和捐銀十兩

蘇州府志卷第八十終

附錄舊序

吳郡志序

初石湖范公爲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官愚按風土必志尙矣吳郡自闔廬以霸更數千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爲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偉井賦蕃溢談者至與杭等蓋益盛矣而舊圖經蕪漫失考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略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公條章粲然成一鉅典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揜扼使不得行豈不使人甚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尙書郎出守其先



蘇州府志 卷之四  
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四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缺遺訂其悅譌書用大備而不自別爲續焉侯喜曰是不沒公美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弗果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慰子而子亦辭乎余不得已勉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筆子亦信乎余笑曰是固前譁者言也昔八公徒著道術數萬言書標淮南通典亦出衆

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如呂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耳余聞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歲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子盍亦觀益公碑公墓乎載所爲書篇目可攷子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蚤以文名四方位二府余鄙何所繫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畢力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橫集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漸盡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然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余誠

蘇州府志 卷之四 序  
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服侯父子世  
儒有聞其治吳未期百墜交舉既上此職方氏將復刊石湖集  
與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漕湖北矣余故併志以申後覲焉紹  
定二年十一月汴人趙汝談序

蘇州府志序

明宋 濂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爲東  
南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因革盛衰之  
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夸隋  
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迨  
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憲皆撰類  
成書厥後有章懋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頗散軼元  
趙鳳儀爲總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  
縣教諭盧熊閱前志之乖紛以爲苟不合而一之恐不足示來  
者乃攬衆說摭遺事芟繁取要族別類分爲志以述地理都邑

文學祠祀食貨兵衛之屬爲列傳以見古昔人物之美其目曰  
名宦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  
技之良及其事有不可棄者附焉前爲畫圖以著疆域之異同  
後有集文以備古今之制作總之爲五十卷於是數百里之內  
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洪武十一年知府廬陵李侯  
亨嘉是書之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版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  
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熊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爲中  
書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敘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  
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爲  
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  
也後世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遂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  
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嘗爲封國非他郡之比者  
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  
闕者也熊獨能毅然以筆削爲己任效史漢之法損益舊典爲  
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  
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此書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憲  
以爲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勾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  
書之爲教不亦大哉余喜熊能急於世俗之所緩篤於好古者  
也爲序其概俾刻焉洪武十二年四月旣望

姑蘇郡邑志序

明劉昌

鄱陽邱侯守姑蘇之再明年余歸自嶺南適中書舍人李應禎  
 貞伯陽武訓導陳頎永之皆以告家居以嘗有斯文之契也相  
 與理姑蘇遺跡而及於禮文典則之事侯曰吳有泰伯以禮讓  
 立國至言游北學於孔子而仁義道德之說益推達而充周其  
 後若嚴助朱買臣之詞華陸澄陸元朗之博浹范仲淹父子之  
 忠良尹焯魏了翁之道學他如高人逸士則有張翰陸龜蒙皆  
 出於斯郡而望於天下者文獻之實有徵不誣今既千有餘年  
 出為等倫之魁列為法從之賢而鬱為儒宗者且若山立水湧  
 前者導而後者繼也不亦盛哉當時領節鎮如李栖筠如李德

蘇州府志 卷五  
五  
裕典郡邑如鄧攸如韋應物如白居易以及我朝諸聞卿又復  
俊偉光大足以名今而垂後風聲所被而俗效之姑蘇文獻之  
成宜非一朝夕也然盛則衰醇則漓轉移之機厥有所寄矣吾  
欲考求遺禮訂正古樂以隆時祀以表章鄉賢齊整風俗此必  
有所師資而名物遺矩載於前志多散逸闕漏無所稽裁補而  
輯之實惟二三君子有賴余謝不敏李君曰此侯之惠教吾蘇  
也於是相與諾之侯復搜高年延俊彥志意真確期於克協乃  
法范文穆公成大所撰志參以百家禪以羣史人以代著文以  
事從郡總而邑分之凡一百卷李君陳君諸俊彥之功爲多發  
凡證例余亦豈敢抑討論紬繹則竊欲勉焉耳矣侯名霽字時

雍天順庚辰進士以刑部主事拜今官高年文學之士則杜瓊  
用嘉陳寬孟賢鄉貢進士施文顯與伯陳璠玉汝儒士賀甫美  
之周京元基成化十年正月旣望

姑蘇志序

明王 鏊

夫志何爲者也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  
 城池解宇井邑第宅前賢遺跡下至佛老之廬皆類次族分使  
 四境之內可按籍而知而一代之文獻不至無徵焉如斯而已  
 者也姑蘇爲東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略見於禹貢周職方爾雅  
 諸書其後如子貢之越絕書趙曄之春秋張勃之錄陸廣微之  
 記羅處約朱長文之圖經龔明之輩紀聞紀事則備矣彙而成  
 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志由今而觀范志峻而整盧志詳而瞻  
 而其間亦不能無異同焉況國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因  
 革損益尙皆缺焉識者病之成化間鄱易邱侯霽守蘇則有志

修述時則有若劉參政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頤各應聘纂修會邱罷去事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爲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寬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公不祿書竟不就然文定公之惓惓是書也雖病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今廣東林侯世遠由近侍來守才優政舉化行訟息宿弊盡剷文事聿興一日抱文定遺稟屬予曰敢以慰子矣予謝非其人且郡多文士有楊儀部循吉輩在焉盍以屬諸而儀部固辭予以侯之美意文定之苦心使缺焉泯沒則予誠若有罪焉者侯乃延聘文學得同志者七人相與討論合范盧二志參以諸家禪以近事閱八月成得六

十卷以復於侯發凡舉例一依文定之舊蒐遺闡隱芟繁訂譌則諸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會其要而折其衷者也獨念是志之續歷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於侯予乃適值其時獲玷名其間信予之幸也顧學殖荒落且於吳事素多懵焉又以趨名事嚴不克殫力佔畢以足私心之所志以成一郡之典以副林侯之望此余之所自媿而嗟也續而正之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乎姑蘇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正德紀元二月之吉

重修府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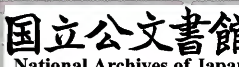
明王志堅

吾郡之有志蓋始於宋范文穆越百餘年本朝盧中舍有作又  
 百餘年王文恪復有作其書詳略不同各有體裁卓然名世正  
 德以來未有繼者百三十年間典章制度士習民風尚皆缺焉  
 天啓中中丞海澄周公直指蘄州王公慨然有興復之思命郡  
 守同官寇公郡授江夏劉公咨訪文士竟以時方多事中寢今  
 上龍飛之明年中丞唐縣曹公督學上虞李公直指漢川王公  
 兵憲烏程吳公郡守魏縣王公念茲墜典刻期舉行會郡守河  
 內史公至加意修輯諸事得有次第於是不佞志堅獲執鉛槧  
 從太僕吳公官論文公之後始合三舊志綜其義例而損益之



附以近事其大指皆吳文二公所裁定蒐採則寇公所得士王  
生 煥如 史生 兆斗 周生 子年 龔生 方中 黃生 翼聖 等分任之或  
 互相資助兼攝而後粗備輯績成篇則不佞實竭旦暮之力罔  
 敢少懈始於己巳六月迄於辛未四月得沿革治亂山川城池  
 學校驛遞鄉都封建古蹟第宅園亭僧坊道院災祥風俗物產  
 人物等二十餘巨冊會有楚臬之除弗遑卒業所缺戶口賦役  
 水利兵戎數事則王周二生與家弟志長 志慶共續成之而先  
 所得職官科貢衛所關隘橋梁坊巷公署壇墮祠廟倉場坊表  
 及郡境分總圖說則王生獨力所構也夫郡邑有志蓋原本於  
 古列國之史史有編年紀傳二體郡邑諸書亦然越絕書吳越

春秋本於編年者也范盧王三志本於紀傳者也二體並行幾  
 於日月寒暑之不可偏廢然郡邑書宜用紀傳善乎劉氏之論  
 編年也曰事當衝要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不枉道而詳說  
 施此於郡邑掛漏必多故文穆諸賢必權輿於子長若治亂沿  
 革紀也若封建封爵職官科第表也若分野災祥山川方域賦  
 役兵戎志也名宦名臣列傳也體既一定惟有奉以從事舊志  
 所有而今裁去者僅氏族一志考之他志或缺斯製中舍創立  
 實仿夾漈補略顧譜學之廢久矣舊志所載殊寥寥狗俗附會  
 恐有遥遥華胄之譏今止據實略見於各傳中譜派已自昭然  
 不必另為一門也其他王生議補諸類或舊志所偶缺或後來



所增置質文損益與時偕行起三公而質之當必有不得不議  
補者不佞所懼者吳爲國家股肱郡政教俗尙常爲海內望操  
筆墨而紀事者當極天下之選嘗聞范志之成何李二進士汪  
泰亨等三廣文佐之中舍則與弟熙子彭祖扁舟田野從故老  
訪問久之始成書王志始於劉參政李中舍陳司訓不久罷去  
已而吳文定草創未終後得王文恪佐之杜侍御祝京兆蔡文  
朱邢四先生諸賢相繼凡歷三十年而後就然觀京兆與文恪  
書蓋戛戛乎其難也不佞歎啓寡聞使在前賢門下無異蔡家  
廚下選葱婢諸君雖一時之俊要不能踰昔人乃欲以二三年  
之力步武三公不亦難哉雖然諺有之寸有所長今新舊志具

在讀者試加考訂其必有以處之矣方今東憂遼西憂插而北  
憂流賊東南憂海寇獨吾吳中荷上帑蒙及諸公綢繆之力安  
於覆盂不佞輩得以耕鑿之暇考鏡往事掇拾遺文勒成一代  
之書諸公又爲板行之以爲徵文考獻地亦厚幸矣哉王生留  
心郡事已二十年山陬海澨尋常所不到皆嘗親履今志中潛  
德僻事名物象數瑣屑之事多出其手不佞藉其力以成書不  
敢攘美故特爲著之於篇末云

按此書僅存人物傳彙十四冊餘皆散佚錄此序以見當日  
秉筆者慎重如此而竟不得傳爲可惜也

蘇州府志序

大江以南多名郡而繁劇則蘇郡爲稱首余自北平奉命移任來茲簿書期會方殷一二耆儒亟以志書事請夫志未易言矣金匱石室之藏太史所以備掌故其在郡邑則任土作貢繫之職方陳詩采謠上之輶軒之使偏隅之風氣無以成典冊高文沿襲之紀聞或未悉先疇舊德若所爲志居何等也進而詢其本末云勾吳立國秦置會稽郡以來紀載多有宋范文穆公明盧學博所撰述較元和郡縣志及圖經續記吳事類補等書有倫有則矣迨吳文定王文恪兩公參會成帙稱大備焉距今百七十餘年裨官之

蘇州府志 卷之三  
載筆故老之流聞日益滋多

昭代詔修通志敕郡縣博求故實以資編纂慕大中丞檄府董其事時則禮聘紳儒首開志局者甯公雲鵬也繼則鳩工繕刻營貲贍給者趙公祿星也先之捐助佐以贖鍰奈作輟相尋剗斲者僅十之六七因愾然而興曰肇造者難爲功踵事者易爲力余幸得從甯趙二公後爲其所易者閱

卷首恭紀

皇上一再巡幸此千載未有之盛事發凡起例所翔見也

蠲租之詔

宸翰之賜垂耀無窮者不一書重臣卿

命弗遑思絜已而率屬耆艾欣承

溫語恒徧德以歌呼監穹碑稱

萬壽爲亭爲樓相望於境若夫疆域敕寧土風敦睦財賦甲中

邦衣冠文物裒然擅東南之美此皆際

熙洽之朝所加隆往昔者也吉甫之誦穆如季札之觀至矣卷

帙雖繁程工而趣竣之是余之幸也夫不數月書成諸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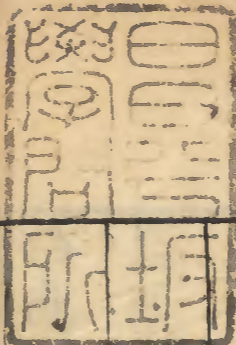
復請爲序慕王兩中丞對揚鴻懿之作爲之弁冕何敢復

贅一辭然告厥成功以之報

功令完憲典徵文考獻執事實有嘉焉敢不竊附之以識其盛

云

康熙辛未閏七月中澣之吉知蘇州府事遼左盧騰龍謨



文記

